



管子卷第七

唐 臨菑房玄齡

註釋

明 西湖

沈鼎新自玉

蘆泉劉

績

增註

朱養繩元憲

明 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大匡第十八

謂以大

事匡君

內言一

張榜評三匡

及伯形皆後

人追敘者然

其文高古奇

絕幾幾乎板

敬仲之遊駕

然者

趙用賢評大

匡等三篇是

當時紀敘之

文

程敏政評讓

事廣間便非

也

言三人不可

吾觀小白必不為後矣

于齊猶鼎足俱

管子卷第七

臨菑房玄齡 註釋 明 西湖 沈鼎新自玉

蘆泉劉 績 增註 朱養繩元憲

明 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大匡第十八 謂以大 事匡君 內言一

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使鮑叔傅小

白鮑叔辭稱疾不出管仲與召忽往見之曰何故不

出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今

君知臣不肖也是以使賤臣傅小白也 鮑叔以小白

年幼又不肖

管子 八 卷七 一 花齋藏板

而賤故難 賤臣知棄矣 續按言君知已不肖使傅小

為之傅也 白于次小白不得立是君有

意棄我故 召忽曰子固辭無出吾權任子以死必

我不出 任保也君若有疑我當保子以疾困至於死必

免子 此可以免子之身績按言子固辭傅稱疾不出

君不信我權保子以死必 鮑叔曰子如是何不免之

則君不疑必免子之傅矣 言非 持社稷宗廟者不讓

有乎 言必 管仲曰不可 言非 將有國者未可知

事 古義正 不廣聞 社稷宗廟至重故不可 讓難事而廣求聞安

也 於三公子未 子其出乎名忽曰不可吾三人者之

於齊國也 譬之猶鼎之有足也去一焉則必不立矣 言三人不可 吾觀小白必不為後矣 于齊猶鼎足俱

事一公子。則所事者能立。若去一人。則必不立。今已既事糺。故知小白。必不能立為後。管仲曰。

不然也。夫國人憎惡糺之母。以及糺之身。而憐小白

之無母也。諸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也。夫所以定齊國

者。非此二公子者。將無已也。二公子。謂諸兒子糺。言

又不立小白。卽是將更無所用。謂小白必得立矣。續

按二公子。指糺小白也。已以同言定齊。必此二人也。

小白之爲人。無小智。惕而有小慮。言雖無小智。能

夷吾莫容小白。夷吾莫能容。春演小智大慮。政不相

兼。尤不可相兼。大飯不及壺。食。噉噉不足爲飽。有大

右畫員。手且不能給。而况於心耳。目手足。各兩而心

一也。用其一。不得又兼其二。用夫。大矣。用小。小矣。大

管子 入卷七 二 花齋藏板

得役乎小。而小無荷御乎天。故曰大不

踰小出入。君子不小知。故可大受也。天不幸降禍

加殃于齊。糺雖得立。事將不濟。非子定社稷。其將誰

也。糺既不濟。次在小白。輔小白而召忽曰。百歲之後

吾君卜世。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糺也。雖得天

下。吾不生也。吾君卜世。謂僖公之子。小白等也。君命

致。兄與我齊國之政也。受君令。而不改。奉所立。而不

濟。是吾義也。各忽稱管仲爲兄。與我齊國之政。謂使

奉。更有所立。不濟而死。是爲臣之義也。續按兄古况

楊慎評無小

知惕而有小

慮伯之上也

淫修好動不

足害伯有小

知害伯必矣

小知大慮之

侏也日拙而

不知懼也彼

自不容夷吾

夷吾又孰得

而容之哉故

小白者夷吾

之水也魚之

識水又矣

梅士享評忽

以愛君命奉

所立爲君臣

仲以社稷宗

廟祭祝爲君

臣議論各根

天性予以此

時受命爲傳

非受命寄託

仲說較長逮

其後奉糺奔

魯君臣既定

義無所逃召

忽之死允賢
生也予故曰
仲何不藏身
以有待而幾
僖子二公子
之問

沈鼎新評無
二心正盡力
以親信

梅士享評仲
教鮑叔以無

二心而已二
心于亂蓋亂
之下終仲雖
料之而所事
既定不可更
也仲命有所
制也

梅士享評魯
桓公夫人一
段亦齊襄公
淫縱取亡處

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糺哉。言當為宗廟社稷改死。不
死於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夷吾
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夷吾死。

則齊國不利。春通管召二人語。應是小白既立。請魯

與鮑叔辭。傳不相當。鮑叔曰。然則奈何。管子曰。子
者代為辭。又錯為序也。鮑叔曰。然則奈何。管子曰。子

出奉令。則可。子出奉令。則小白鮑叔許諾。乃出奉令。

遂傅小白。鮑叔謂管仲曰。何行。問其事。君管仲曰。為

人臣者。不盡力於君。則不親信。不為君親信不親信。則言

不聽。言不聽。則社稷不定。夫事君者。無二心。此事君之所行

管子 卷七 三 花齋藏板

鮑叔許諾。僖公之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

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言無知之寵。與適子同僖公卒。以諸兒長

得為君。是為襄公。襄公立後。紬無知。無知怒。公令連

稱管至父。戍葵丘。曰。瓜時而往。及瓜時而來。期戍。公

問不至。請代不許。故二人因公孫無知。以作亂。魯桓

公夫人文姜。齊女也。公將如齊。與夫人皆行。公謂桓公。申

俞諫曰。不可。申俞。魯大夫也女有家。男有室。女有夫之家。男有妻之室無

相瀆也。謂之有禮。公不聽。遂以文姜會齊侯於濼。文

姜通於齊侯。桓公聞。責文姜。文姜告齊侯。齊侯怒。饗

翼水心評賢
習似各成其
美

姚樞評禍理
龜更奇附

張榜評敘得
簡古

朱養純評事
理惟駭

公使公子彭生乘魯疾脅之。乘謂伏公升車。推其脅而殺之。公薨于

車。豎曼曰。豎曼齊大夫也。賢者死忠以振疑。百姓寓焉。振救也。賢

者死於忠義。以救當時之疑。故百姓有所託焉。寓寄託也。智者究理而長慮。身得

免焉。智者既盡理而謀慮又長。故免於危也。今彭生二於君。不以正道

之於昏。又長。故免於危也。故曰二。無盡言而訣行。以戲我君。使我君失親戚之

禮命。無盡言謂不忠。諫襄公。通其妹。故曰失親戚之禮命。又力成吾君之禍。以

構二國之怨。時其多力。拉殺魯君。故曰力成吾君之禍。彭生其得免乎。禍

理屬焉。禍敗之理。屬於彭生。夫君以怒遂禍。君怒魯恒。彭生不

畏惡親聞容昏生無醜也。君而通妹。是謂惡親不

管子 八卷七 四 花齋藏板

昏愚之生於不識其類也。及彭生而能止之哉。及如也。禍

故曰昏生無醜。醜類也。由彭生則彭生力能止之。今而成禍。故當誅之。魯若有誅。必以彭生為說。二

月魯人告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

禮成而不反。無所歸死。請以彭生除之。齊人為殺彭

生以謝於魯。五月襄公田于貝丘。見豕彘從者曰。公

子彭生也。公怒曰。公子彭生安敢見射之。豕人立而

啼。公懼墜於車下。傷足。屢反誅屢於徒人費。不得

也。誅貴鞭之見血。費走而出。遇賊於門。脅而束之。費袒

而示之背。賊信之。使費先入。伏公而出。鬪死于門中。

孔穎達評文
更委曲如畫

張噪評鮑叔
知仲心

石之紛如死于階下。孟陽代君寢于牀。賊殺之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殺公而立公孫無知也。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

奔魯。九年公孫無知虐於雍廩。雍廩殺無知也。桓公

自莒先入魯。人伐齊納公子糾。戰於乾時。管仲射桓

公中鉤。魯師敗績。桓公踐位。於是劫魯使魯殺公子

糾。劫謂與桓公問於鮑叔曰。將何以定社稷。鮑叔曰。

得管仲與召忽。則社稷定矣。公曰。夷吾與召忽。吾賊

也。鮑叔乃告公其故。圖故圖謂管仲本使鮑

叔傳小白將立之。公曰。然

管子

卷七

五

花齋藏板

則可得乎。鮑叔曰。若亟召。則可得也。不亟。不可得也。

夫魯施伯知夷吾為人之有慧也。其謀必將令魯致

政於夷。吾夷吾受之。則彼知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

知其將反於齊也。必將殺之。既不受魯政而反於齊。忍其將為魯害。故殺之。

公曰。然則夷吾將受魯之政乎。其否也。鮑叔對曰。不

受。夫夷吾之不死糾也。為欲定齊國之社稷也。今受

魯之政。是弱齊也。夷吾之事。君無二心。雖知死。必不

受也。君謂桓公公曰。其於我也。曾若是乎。魯則也。則能無二心如是乎。

鮑叔對曰。非為君也。為先君也。其於君不如親糾也。

言管仲親紉。紉之不死。而况君乎。疏則可知。君若欲

定齊之社稷。則亟迎之。管仲既志在定齊。社稷。故須急迎之。公曰。恐不

及。奈何。鮑叔曰。夫施伯之為人。也敏而多畏。多畏。則念慮深。

公若先反。恐注怨焉。必不殺也。若先反管仲。而施伯殺之。齊必注怨。故不

敢殺。公曰。諾。從鮑叔之言也。施伯進對魯君曰。管仲有急其事

不濟。今在魯君。其致魯之政焉。有急難之事。與小白爭國。其事既不濟。故

來在魯。可因。若受之。則齊可弱也。若不受。則殺之。殺

之以說於齊也。與同怒。尚賢於已。施伯恐管仲反齊為害。欲殺之。有若

與齊同怒。如此。君曰。諾。魯未及致政。而齊之使至曰

猶賢於不殺也。君曰。諾。魯未及致政。而齊之使至曰

管子。卷七。六。花齋藏板

夷吾與召忽也。寡人之賊也。今在魯。寡人願生得之

若不得也。是君與寡人賊比也。魯君問施伯。施伯曰

君與之。臣聞齊君惕而亟驢。雖得賢庸。必能用之乎

庸。猶何也。及齊君之能用之也。管子之事。濟也。及猶就也。就令能用

之。管子之。夫管仲。天下之大聖也。今彼反齊。天下皆

鄉之。豈獨魯乎。今若殺之。此鮑叔之友也。鮑叔因此

以作。若必不能待也。齊國強。鮑叔賢。故不能待。猶擬也。不如與之

魯君乃遂束縛管仲。與召忽。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

召忽曰。何懼乎。吾不蚤死。將胥有所定也。胥。今既定

魯彥評鮑叔
料施伯亦是

劉繩評此計
極能

朱食和評施
伯亦不能料

郭正域評生
臣死臣是定
案

楊士亭評成
行成名等議

召忽見死則
行立而名不
虛生則行喪
而名虛立也

揚慎評上者
匡之志下者
匡之術

臣之術
朱長春評以

或曰起例信
疑兩存而文
奇正陸難得

此更神大傳
所謂相雜太
史公

矣謂小白已定齊。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

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君謂子糾子為生臣忽為死臣

生則定社稷。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

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

者成行。死成忠生者成名。生定社稷之名名不兩立。既成生

又成行。不虛至。必致身受命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

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聞之曰。召忽

之死也。賢其生也。議。史。奇。召忽之生。不管仲之生也。賢其死

也。管仲之死。不或曰。明年。集書者。更聞異說。故言或

管子成九合之功。卷七。日。明年。襄公立之明年也。七。花齋藏板

襄公逐小白。小白走莒。三年。襄公薨。公子糾踐位。國

人召小白。鮑叔曰。胡不行矣。小白曰。不可。夫管仲知

召忽強武。雖國人召我。我猶不得入也。鮑叔曰。管仲

得行。其知於國。國可謂亂乎。管仲得行。其智於國。國

其智。召忽強武。豈能獨圖我哉。則不亂。今亂是不得行

曰。夫雖不得行。其知豈且不足有焉乎。國人既召小白。則小白

忽雖不得眾。其及豈不足以圖我哉。直是智不行。召

績按及謂所。鮑叔對曰。夫國之亂也。智人不得作內

事。智人作內事。則其朋友不能相合。膠而國乃可圖

國理。績按指管仲

何俊良評是
救真心

楊慎評鮑叔
之可仰也大
臣之文文鮑
者歟

蘧賦評此誓
世正決

也。慘。交入也。朋友不能相交。令則乃命車駕鮑叔御。

小白乘而出於莒。小白曰。夫二人者奉君令。吾不可

以試也。二人謂管仲召忽。奉君令。則致死拒我。故不可試也。乃將下鮑叔履其

足。曰。事之濟也。在此時事若不濟。老臣死之。公子猶

之免也。鮑叔言事若不濟。則已致死。公子猶可得免脫。乃行至於邑郊。鮑叔

令車二十乘先十乘後。二十乘先鮑叔欲與之。入國十乘後令衛公子。鮑叔

乃告小白曰。夫國之疑。二三子莫忍老臣。二三子謂從小白者。

不忍違老臣。故相從。中心實疑。事之未濟也。老臣是以塞道。以事未濟。故以

二十乘先行塞道。績按鮑叔言齊國人疑立君未定。必不忍殺已。若事不濟。已尚足以塞道。而先小白也。

管子 入卷七 八 花齋藏板

春通三人同友。仲忽必不忍殺叔。故先驅塞道。公子

居後。既不得前行。則彼兵不振矣。是以平行入國。而

亡恙。倘其反而殺叔。先者死。拒後者可走也。故曰公

子猶之免也。是以誓軍令。利則進。不利則後。免公子

走。鮑叔乃誓曰。事之濟也。聽我令。事之不濟也。免公

子者為上。死者為下。吾以五乘之實距路。鮑叔於前

將五乘先行。距路。不令子紉之黨。得及小白。鮑叔乃為前驅。遂入國。逐公

子。紉管仲射小白中鉤。管仲與公子紉。召忽遂走魯。

桓公踐位。魯伐齊。納公子紉而不能。桓公二年踐位。

入國二年。召管仲。管仲至。公問曰。社稷可定乎。管仲

對曰。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公曰。吾不

梅士享評桓

公設無大慮

管仲終死子

紂可見其生

不荷

朱長春評期

主而勉伯著

書者侈曰君

不能大姓以

不見仲王佐

云爾

梅士享評必

待桓公許伯

然後仲趨就

相位可見其

相不虛

梅士享評桓

公欲先修兵

管仲欲先厚

人所謂人者

合諸侯與齊

而兼厚者也

朱長春評蕩

船事國異人

異年異自亂

先五以下至

後紀事多與

傳左故別或

曰起例載異

也

敢至于此其大也。定社稷而已。管仲又請君曰不能

管仲辯於君曰。君免臣於死。臣之幸也。然臣之不死

紂也。為欲定社稷也。社稷不定。臣祿齊國之政而不

死。紂也。臣不敢。既不死。紂空食齊政之祿而不乃走

出至門。公召管仲。管仲反。公汗出曰。勿已其勉。霸乎。

必欲令霸王而不已。管仲再拜稽首而起曰。今日君

我將勉力而求霸也。君既許。霸臣貪於乃令

成霸。臣貪承命。趨立於相位。承命。故趨立相位。

五官行事異。日公告管仲曰。欲以諸侯之間無事也。

小修兵革。管仲曰。不可。百姓病。公先與百姓而藏其

管子 卷七 九 花齋藏板

兵。百姓困病。當先賦與。與其厚於兵。不如厚於人。人

兵之。而兵事且可藏。兵自齊國之社稷未定。公未始於人。而始於兵。外不

親於諸侯。內不親於民。公曰。諾。政未能有行也。別本

未盡。二年。桓公彌亂。不盡行夷。吾又告管仲曰。欲繕

行也。欲修兵。管仲愈欲厚人。兵。管仲又曰。不可。公不聽。果為兵。桓公與宋夫人飲

船中。宋夫人。左傳作蔡夫人蕩船而懼。公公怒出之。

宋受而嫁之。蔡侯明年。公怒告管仲曰。欲伐宋。管仲

曰。不可。臣聞內政不修。外舉事不濟。公不聽。果伐宋。

諸侯興兵而救宋。大敗齊師。宋受而嫁之。蔡侯。左傳作蔡人嫁之。非宋嫁與。

沈氏新評修
兵修用果可
危

梅士享評鮑
叔啟君用夷

吾之言此篇
凡三見故知
桓公之伯始
終成之者鮑
叔也

季泌評翠沈
職人

蔡也。事見魯信公三年乃齊桓公二十九年也。案齊桓踐位之二年。宋從齊伐魯。三年。宋再伐齊。四年。宋有宋萬之難。而閔公弑。五年。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冬。會于柯。始及魯平也。宋人背北杏之會。六年。春。齊率陳曹以伐宋。請師于周。夏。單伯會之。取戚于宋。而還。自此征伐會盟。魯宋無不共命。安得有柯未會之先。齊伐宋而魯救。柯既會之後。宋公怒歸告管仲曰。伐杞而齊不能令。如大匡所云者。

請修兵革。吾士不練。吾兵不實。諸侯故敢救吾讎。內修兵革。管仲曰。不可。齊國危矣。內奪民。用士勸於勇。

外亂之本也。修兵則用廢。故曰奪人。用士所勸者唯勇。則輕敵。故為外亂之本也。外犯

諸侯。民多怨也。外犯必多殘害。故為人所怨。為義之士不入齊國。

君為不義。故安得無危。鮑叔曰。公必用夷。吾之言。公

管子 義士不歸也。 卷七 十 花齋藏板

不聽。乃令四封之內修兵。闔市之征。侈之。侈謂過常也。謂重其

賦。公乃遂用以勇授祿。士勇則與之祿。鮑叔謂管仲曰。異日

者公許子霸。今國彌亂。子將何如。管仲曰。吾君惕其

智多。誨。智多則可。試誨之也。姑少胥其自及也。胥待也。待其自能及道。鮑

叔曰。比其自反也。國無闕亾乎。管仲曰。未也。國中之

政夷。吾尚微為焉。亂乎尚可以待。國政微為。則未至亂。可待君自及。

外諸侯之佐。既無有吾二人者。未有敢犯我者。諸侯既無有。如我二人者。故不敢犯我。明年朝之爭祿。相刺。裝領而刎頸者

不絕。裝謂掣也。鮑叔謂管仲曰。國死者眾矣。毋乃害乎。

斷之也。

趙用賢評義
王歸方可強
國

管仲曰安得已然此皆其貪民也貪人爭祿自殘亦未能自為害也

夷吾之所患者諸侯之為義者莫肯入齊齊之為義

者莫肯仕此夷吾之所患也有義之士內外不歸亂立至故可患也若

夫死者吾安用而愛之貪人自相殺傷吾何能惜之公又內修兵

三年桓公將伐魯曰魯與寡人近謂國相隣於是其救宋

也疾疾謂先諸侯至寡人且誅焉管仲曰不可臣聞有土之

君不勤於兵不忌於辱不輔其過則社稷安勤於兵

忌於辱輔其過則社稷危公不聽興師伐魯造於長

勺魯莊公興師逆之大敗之桓公曰吾兵猶尚少吾

管子 卷七 十一 花齋藏板

參圍之安能圍我吾以三倍之兵圍之則安能圍我四年修兵同甲

十萬同甲謂完堅齊等車五千乘謂管仲曰吾上既練吾兵

既多寡人欲服魯管仲喟然嘆曰齊國危矣君不競

於德而競於兵人君當以德義服遠不當競于兵也天下之國帶甲十

萬者不鮮矣吾欲發小兵以服大兵欲以齊國服諸侯而致霸王故

曰以小兵而內失吾眾謂數搖動之則眾疲而散諸侯設備數見

故設力不足則詐以繼之吾人設詐詐以繼之國欲無危得已乎續按言天下兵

多齊發小兵以服之內外俱公不聽果伐魯魯不敢

失而國危矣詐一本作詐公不聽果伐魯魯不敢

戰去國五十里而為之關更立國界而為之關魯請比於關內

朱長春評着
秋之師未有
加二千乘者
也其虛言耶

柯潛評以小
兵御多兵非
罰也

書震評委姚
碑盡

何俊良評設
慮遠到

岳正評劫壇
筆殊異

以從于齊。齊亦毋復侵魯。服請從服於齊，俱其桓公

許諾。魯人請盟曰：魯小國也，固不帶劍。今而帶劍，是

交兵。聞於諸侯，若不如已。若以交兵聞於諸侯，請去

兵。桓公曰：諾。乃令從者毋以兵。管仲曰：不可。諸侯加

忌於君，君如是以退，可。於君今請不盟，從此即退，可

也。君果弱魯，君諸侯又加貪於君。若果弱魯，諸侯

有事，小國彌堅，大國設備。既有貪忌之名，故皆設備。非齊國之利

也。桓公不聽。管仲又諫曰：君必不去魯，胡不用兵。曹

劌之爲人也。劌一作沫，下同。堅強以忌，不可以約取也。不可

管子 入卷七 十一 花齋藏板

取信。桓公不聽。果與之遇。春演曹沫劫壇之事，兩傳

耶。此以抽劍屬公，更左。冠裳之侯，賊爲刺客，自昔未

之有聞。又安在秉禮周公之衛，且會盟之役，禮殯贊

揖讓登壇，劍于何懷，有是乎未敢信也。曰：請不帶劍

又所未敢信也。乘車之會，自桓公成伯始。往未之有

以兵臨交惡而盟，無故一旦去。莊公自懷劍，曹劌亦

懷劍，踐壇。莊公抽劍，其懷曰：魯之境去國五十里，亦

無不死而已。左楹桓公，右自承曰：均之死也。戮死於

君前。左手舉劍，將楹桓公，且以右手自承而言曰：齊

自殺，故曰均之死也。管仲走君，曹劌抽劍，當兩階之間

曰：二君將改圖，無有進者。被劌當階，所以拒管仲，言

所圖今不當
有進者也。管仲曰：君與地以汶為竟，桓公許諾以

汶為竟而歸。桓公歸而修於政，不修於兵革，自圍辟

人以過弭師。既不修其兵革，故出入自圍辟其人，以先者之過，故弭息其師。五年，宋

伐杞，桓公謂管仲與鮑叔曰：夫宋寡人固欲伐之，無

若諸侯何？無若諸侯，救宋何？夫杞，明王之後也。杞，夏之後。今宋伐

之，予欲救之，其可乎？管仲對曰：不可。臣聞內政之不

修，外舉義不信，君將外舉義以行先之。以內行先之。則諸

侯可令附。桓公曰：於此不救，後無以伐宋。今不救杞，後無辭以

伐宋。管仲曰：諸侯之君不貪於土，貪於土必勤於兵，勤

管子 卷七 十三 花齋藏板

於兵必病於民，民病則多詐。夫詐密而後動者勝。密靜

詐則不信於民，夫不信於民則亂內動，則危於身。是

以古之人聞先王之道者，不競於兵。兵者凶器，競之則危。桓公

曰：然則奚若？管仲對曰：以臣則不。以臣之意，則不與君同。而令

人以重幣使之。以重幣使宋，令罷杞兵。使之而不可。謂宋不從令。君

受而封之。受杞告命，而建封之。桓公問鮑叔曰：奚若？鮑叔曰：公

行夷吾之言，公乃命曹孫宿使於宋，宋不聽。果伐杞。

宋果伐杞。桓公築緣陵以封之。緣陵，杞賊。子車百乘，甲一千。謂與

杞明年，狄人伐邢，邢君出，致於齊。致命於齊，以告急。桓公築

為真行包籠

宋長春評大

匡志匡君以

匡天下為功

初敘五年嘯

諫自用之弊

二用仲而伯

成以此分兩

意應暢而大

慮則事多舛

而仲功亦兼

兼矣

程敏政評不

競兵是至書

梅士亨評以

下節節收拾

人心看他施

為真行包籠

一世規模

夷儀以封之。夷儀，邢城。予車百乘，卒千人。明年，狄人伐衛。

衛君出致於虛。虛，地名。詩所謂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桓公且封之，隰朋

賓胥無諫曰：「不可。」三國所以亾者，絕以小國之亾。理則然矣。

不當封也。今君斲封亾國，國盡若何？國之車盡於封，亡國其若之何？春通絕以

小。言國小故云。封亾而國盡，齊亦小矣。如亾何？桓公問管仲曰：「奚若？」管仲曰：

「君有行之名，安得有其實？既有行封之名，則當虛國而為之，安得有其實乎。

君其行也。」公又問鮑叔。鮑叔曰：「君行夷吾之言，桓公

築楚丘以封之，與車三百乘，甲五千。既以封衛，明年

桓公問管仲將何行。更問以所行之政也。管仲對曰：「公內修政，

管子十四花齋藏板

而勸民，可以信於諸侯矣。君許諾，乃輕稅施關市之

征，為賦祿之制，既已。謂已行上事。管仲又請曰：「問病臣，臣

病者，君當慰問之。願賞而無罰，五年諸侯可令傳。行此五年，可令諸侯

親。公曰：「諾。」既行之，管仲又請曰：「諸侯之禮，請諸侯交聘之禮。

令齊以豹皮往，小侯以鹿皮報，齊以馬往，小侯以犬

報。往重報輕，所謂大國善下小國，則取小國。桓公許諾行之，管仲又請賞

於國以及諸侯。君曰：「諾。」行之，管仲賞於國中，君賞於

諸侯。諸侯之君有行事善者，以重幣賀之。從列士以

下有善者，衣裳賀之。列士，謂齊之列士。管仲自以衣裳賀之。凡諸侯之

朱養純評又履以行夷吾之言是其成桓處

葉水心評修政勸民規模自宏遠

沈維垣評厚禮與善不減王者

滂虎評仲評
傷數人如鑑

臣有諫其君而善者以璽問之。以信其言。謂桓公以璽問之。

信驗其所諫。公既行之。又問管仲曰。何行。管仲曰。隰

朋聰明捷給。可令為東國。東國。謂自齊東之國。令隰朋理之。賓胥無

堅。強以良。可以為西土。西土。齊西之土。令胥無之國。與士交兵。春通。東屬木。其人

性通敏。西屬金。其人剛。衛國之教。危。傅以利。謂其

果。兩因其地。而使其人。高。危。且相傳以利。謂以利成俗。春通。危。急也。急於傳

利。見利即動。輕心者。也不能久。即輕而易動。可以相

入。公子開方之為人也。慧以給。不能久而樂始。可游

於衛。其人性輕。率不能持久。所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曰樂始。使此人游於衛。誘動之。令歸於齊也。續按小匡。作公子開方。為人巧轉。而魯邑之教好

允利。則不能久而樂始。謂退速進銳也。

管子 卷七 十五 花齋藏板

邇而訓於禮。既訓學於禮。禮者。所以飾貌。故曰好邇。邇。近也。季友之為人。也

恭以精博於糧。多小信。可游於魯。博於糧。謂多委積。績按小匡。作公子

舉。博聞而知禮。糧。字。疑。禮字。誤也。楚國之教。巧文以利。不好立大義

而好立小信。蒙孫博於教。而文巧於辭。不好立大義

而好結小信。可游於楚。小侯既服。大侯既附。厚往輕報。所以

服小侯。游三人於夫。如是。則始可以施政矣。君曰。諾

三國。所以服大侯。乃游公子開方於衛。游季友於魯。游蒙孫於楚。五年

曾彥評文更
捷滑

諸侯附。狄人伐。桓公告諸侯曰。請救伐。諸侯許諾。大侯車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車百乘。卒千人。諸

虞皆詐諾齊車千乘卒先致緣陵先者使卒成緣陵今有狄難故致之戰於後故敗狄後故地名其車甲與貨小侯受之謂敗狄所得車

甲及貨盡與小侯大侯近者以其縣分之不踐其國近齊之大侯則

以齊縣分之終不踐其國以侵之春通北州侯莫來謂敗狄縣以分大侯無利焉是不踐

謂不來救齊北州謂北之州即幽州營州等桓公遇南州侯於召陵謂伐楚盟

於召陵也曰狄為無道犯天子令以伐小國小國齊自謂以天

子之故敬天之命令以救伐言諸侯以敬順天命救齊伐狄北州侯

莫至上不聽天子令下無禮諸侯寡人請誅於北州

之侯諸侯許諾桓公乃北伐令支令支國名下鳧之山斬

管子 卷七 花齋藏板

孤竹孤竹國名遇山戎顧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對

曰君教諸侯為民聚食諸侯之兵不足者君助之發

如此則始可以加政矣既使諸侯足食是食足兵然後可以加之政也桓公乃

告諸侯必足三年之食安有三年食然後可安以其餘修兵革

兵革不足以引其事告齊齊助之發諸侯兵之不足當引其事之關

者以告齊齊當發卒以助之也倫之不可踰越既行之公又問管仲曰何行管仲對

曰君會其君臣父子會謂考合其君臣父子之宜則可以加政矣

公曰會之道奈何曰諸侯毋專立妾以為妻毋專殺

大臣無國勞毋專予祿於國無勞者不得專予祿士庶人毋專棄

朱養和評俱在盡倫上著精神

沈鼎新評是兵食而後加政得治原

博士亨評以天子令救伐以不聽令誅不收罰者專周以號召天下罪止據諸侯以伐諸侯

劉總評罰不輕加

張嶠評誅悖倫以示戒

妻毋曲隄

所謂無障谷也

毋貯粟毋禁村

山澤之忱當與人共之也

行此

卒歲則始可以罰矣

行之終歲而有不從者可以加刑罰

君乃布之於

諸侯諸侯許諾受而行之卒歲吳人伐穀

穀齊之下都後以封

管仲桓公告諸侯未徧諸侯之師竭至以待桓公

言其竭至

來桓公以車于乘會諸侯于竟都師未至吳人逃

齊都

之師尚未至諸侯皆罷桓公歸問管仲曰將何行管

仲曰可以加政矣

諸侯服從如此故可以加之政

曰從今以往二年

適子不聞孝不聞愛其弟不聞敬老國良

其老者國之賢良也

三者無一焉可誅也無一尚可誅况無三乎諸侯之臣及國事

管子

八卷七

十七

花齋藏板

三年不聞善可罰也

及國事預知國政三年不聞善則不賢也故可罰

君有

過大夫不諫士庶人有善而大夫不進可罰也士庶

人聞之吏賢孝悌可賞也

士庶人有賢孝悌聞之於吏則可賞也

桓公

受而行之近侯莫不請事

近齊之諸侯皆請齊徵賦之義

兵車之會

六與兵有所代乘車之會

乘車之會謂結好息民之會也

饗國四

十有二年桓公踐位十九年弛關市之征

征賦也

而取一取其貨賄賦祿以粟案田而稅

案知其壤堵而稅之

歲而稅一率一歲而一稅之

上年什取二中年什取二下年

什取一歲飢不稅

歲飢謂時歲總飢故不稅

歲飢弛而稅

此歲飢謂有飢

朱長春評四十二年以上

敘匡天下行

事大略自以

文為大用兵

車乘車九合

為外政結局

復以踐位十

九年起敘國

中內政此一

篇大體布格

大奇

朱長春評敘事適古陸離有邁氣文兼子史之長太

要公用其古。有不飢者。故桓公使鮑叔識音君臣之有善者。晏

以氣勢佐之。別自成史體。梅士亭評前。已已載照朋。

為東國賓。實無為西國茲。復重出重治。內也。公子開。季友蒙孫不。重出輕外也。

之有善者。國子為李李。獄官也。隰朋為東國賓。實無

為西土弗鄭為宅為宅。掌修。除宮室。凡仕者近宮仕者。有公。事職務。故

近宮。不仕與耕者近門不仕與耕者。當出入。田野。故近於外門。工賈近市。

三十里置遽。委馬有司職之遽。今之郵驛也。委。謂當。有儲擬。以供過者。立官

以。注。從諸侯欲通謂從諸侯。欲通於齊。吏從行者。令一人為負

以車其吏從行而來者。遽之有可當。令一人以車為負。載其行裝。若宿者。令人養

其馬。食其委其客若宿。即以所委。食之。一作食其委。客與有司別契別契。

管子 卷七 十八 花齋藏板

謂分別其契。至國八契自郊至國八契。則二百五十里之郊。地相距為五百里。此

周之大。費義數而不當有罪義。謂供客之禮。徒費義。數。而於事不當者。罪之。

凡庶人欲通。鄉吏不通。七日庶人有所陳訴。通於君。鄉吏抑而不通。事

經。七日者。則囚其吏。出欲通。吏不通。五日出。謂欲。適他國。貴

人子欲通。吏不通。三日。凡縣吏進諸侯士而有善

觀其能之大小。以為之賞。有過無罪賞。雖過能。亦不罪也。續按。縣吏

進諸侯士有善。則與其賞。有過。則不與其罰。蓋以他國故。不連及也。

國家。外進大夫。令之得之。成而不悔。為上舉得此大。夫。故有

成功。終然允當。無有可從。政治為次所進大夫。從政。而能理者。次。上

海。如此者。舉善之上。

欽定四庫全書

管子

卷七

管子

成功也。野為原。又多不發。春通不發是大徑大役。起訟

不驕次之。所進大夫有能勸勉農人開闢荒野皆為

者莫不恭恪。不為驕傲。此又其次也。勸國家得之成而悔從政。雖治而

不能野原。又多發起訟驕。行此三者為下。令晏子進

貴人之子。晏子平仲之先出不仕。不仕則處不華無過失而

友有少長。則遵禮經為上舉故為上。得二為次。得

三之。二也得一為下。士處靖。精卑敬貌敬老與貴。敬老近於親

交不失禮。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耕

者農。農用加。勤而不惰應於父兄。孝且義事賢多。擇善而從

管子 卷七 十九 花齋藏板

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令高子進工

賈。應於父兄。事長。養老。承事敬。承事君敬而從之也行此三者

為上。舉得二者為次。得一者為下。令國子以情斷獄。

定罪罰者。貴得其罪。春演獄。天下之命也。君之威也。

于政為大。于國為權。政不可輕。權不可移。人命不可

濫。屬之上卿。中之君命。三大夫既已選舉。使縣行之。

有重之矣。重乃可結。三大夫。謂鮑叔晏子高子。管仲進而舉言上而見之於君。見三大

舉者。此言選舉者。國子主。以卒年君舉。卒年謂終年

斷獄。故不在三大夫之數。如此管仲所

用之也。管仲告鮑叔曰。勸國家不得成而悔從政。不治不能野原。又多而發。言相告發訟驕而驕。凡三者有

梅士享評孝

弟為人之本

貴人之子必

問之子父士

則童而習之

獨農工賈然

真以力畝志

之以見利遷

之故教以應

于父兄則為

上舉不應于

父兄則為首

戮而孝弟之

義不待學校

而興矣

朱長春評國

子斷獄只一

句作不了語

復入三大夫

之舉因申三

大夫之罪纔

歸君謂國子

以完斷獄文

高之奇後人

不能亦多不
解

張榜評數個
無赦稟然

趙用賢評廉
意廉察其意

而罪士也

朱長春評三
大夫進賞

仲命之德中

刑也國子為
李主罰君命

之刑中德也

東國西土外
政其條具上

七大夫政完
其文完矣

梅士享評標

然親師之義

如揭日月以

中天有令人
即不敦在三

罪無赦告晏子曰貴人子處華下處華屋之下則淫

上處不華下交謂以貴凌人使友居交春通狹邪浪

下也照友有少長好飲食照出不仁交蕩比之匪人

狹少年嗜飲酒則道情薄行此三者有罪無

赦士出入無常不敬老而營富行此三者有罪無赦

耕者出入不應於父兄用力不農不事賢行此三者

有罪無赦告國子曰工買出入不應父兄承事不敬

而違老治危危傾險也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凡於父兄無

過州里稱之吏進之君用之無過於父兄見稱於州

有善無賞有過無罰吏不進廉意有善不能賞有過

管子不能罰吏則苟免

而已故不於父兄無過於州里莫稱吏進之君用之

善為上賞不善吏有罰雖無過於父兄而州里不稱

則吏受上賞不善則吏當罰績按當人皆稱其賢而

吏舉善者而舉不賞罰以其出于眾人同然也若吏

以賞罰無與已而不舉則廉察其意而罪之至于人

不稱其賢而吏舉者後有善過賞罰其舉者以其出

于一人君謂國子凡貴賤之義入與父俱父貴而出

獨見也子賤也

與師俱師貴而上與君俱君貴而凡三者遇賊不死

不知賊則無赦言人于此三者所在當致死所謂在

三如一今賊將害此三者遇之而不

能死有賊而又不知則斷獄情與義易義與祿易凡

不臣不子也故無赦斷

獄者所以止罪邪止罪邪所以與禮義今易祿可無

犯罪者非以乖僻易義則以姦偽易祿也

易祿可無

易祿可無

易祿可無

易祿可無

易祿可無

易祿可無

管子 卷七

花齋藏板

蓋政教兩相成而禮法交相飭者也

采養純評痛伏賜絕

歛有可無赦姦偽易祿者既當罰其罪可無歛其禮然今所有罪必無赦之也審通制刑必

即天倫王制原父子立君臣此加師重在三親屬

情分屬義又有祿易則議貴之典易祿無歛即奪奉

收田之罰有可無赦易後再犯也春演君天道也主

德相地道也主法故命官申令在公考成議罪在仲

法之中而又有德焉上天好生之心終不以義掩仁

也故仲相也三告定罪而不告國子為李者為國守

法而持平者也非仲所得告也周禮三刺又三宥是

君又自為國家詳刑而持李之平者也散散敘來有

次第有脈終有條理關鏡見德威之意焉見君相之

分焉見慎獄之仁焉見君道仁過而義不過焉治法

之善文字之妙斯古人哉非古人不但不識文體且

不識政體又演蓋嘗讀管子大匡廢而歎嗟乎其然

乎非仲之實也鮑叔之籌論忽仲之對話皆著書者

為解嘲然不可解也仲之能蓋前可謂天幸一羈旅

累臣生之不圖而能必桓仲父任之又安能必社稷

之定哉事死主而不立信何以必生主信我才不能

管子 卷七 二十一 花齋藏板

定凶人之成又不脫其死也何以令新君委而任才

即令叔以本謀泄之仲亦無計昔死事讐魏于心何

何以知國高諸臣不席此稜我此都時事之不可幾

者也謂仲負天下才不忍溝瀆而以其身待有用則

得謂必知社稷之定而後叛絕以容小白不待也必

曰為白也容為糺也不濟則乾時之鉤誰之射乎中

鉤而志心中心死矣其何容以社稷之定此又事之

不可信者也費日月之光乘風雲之會紀內政於五

鄉立功名於九合皆後來幸以其生用其亡而贖其

死天乎天生才固以用之亦幸也仲尼老於行無成

於攝天生一聖人一才人何若故曰事之不可幾者

也幸而蓋也聖人許其仁而不能許其忠政以為後

世貪生二心口實仲而功為期卒不期而猶哆然吾

志其大為社稷不可訓可差矣雖然桓夫亦有市之

乎仲欲用桓務功而桓困以功之務而大用之桓實

容仲仲何容桓哉故論仲者仁義相衡節義功名相

提以喪節屬人以成功屬天以義按之身以仁贖之

天下天下不可無仲仲不可無死故仲罪之魁功之

首可懸以待贖不可謂社稷之大於死管仲且猶不

可而况不為管仲者乎
楊慎評讀大匡者白其志審其術則夷吾如見也
文貌之則惟太史公身貌之則為諸葛孔明故後
世之能讀大匡者予以兩人獨矣

朱長春評大匡與齊語爭工敘辭絕不同文體各
成一案後出故更奇奇勝前亦奇不如前五帝三
王之降也世然也噩噩皞皞騷虞見世運見文運

又評大匡敘一匡大政是管子列傳七國法家之
才為之也要其博大適宕時加峻裁氣體故自矯
矯落落大致似國策而古深有春秋之遺太史公

長篇往往采其法亦文場宗器寶色自貴○倫次
似錯非錯關結似闕非闕古人大文章時有之兵
法正合奇勝也首按事紀敘引入仲相分二大段

法宜先內後外先政後功故例使造奇亦不奇也
敘仲桓君臣始相左後相成桓試也仲試桓見
病後醫見顛而後扶乃言易入而功轉用于此中

失得順文相敘亦自合爾要于侈其功者外而所
以為功政也內也兵家背水陣形家倒騎龍奕家
先著為後著也最奇可說

管子

卷七

二十一

花齋藏板

此處有模糊的垂直文字，可能是另一頁或另一卷的內容，因字跡不清難以辨認。

管子卷第八

臨菑房玄齡

註釋

明西湖

沈鼎新自玉

參評

蘆泉劉績

增註

朱養純元一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中匡第十九

內言二

管仲會國用三分。二在賓客。二以供賓客。其一在國。管仲

懼而復之。復白也。以賓客之費太半。故白之。公曰。吾子猶如是乎。以吾

子為賢。當以供賓之義。為急務。尚懼而白之乎。四鄰賓客入者說。出者譽。入必為延譽也。光名滿天下。入者不說。出者不譽。汚名

必為延譽也。管子

管子 卷八 花齋藏板

滿天下。壤可以為粟。播壤則有。木可以為貨。器則貨。粟

盡。則有生。貨散則有聚。君人者。名之為貴。財安可有。

有財則失名。管仲曰。此君之明也。公曰。民辦軍事矣。

故不可有。則可乎。對曰。不可。甲兵未足也。請薄刑罰。以厚甲兵。

於是死罪不殺。刑罪不罰。使以甲兵贖。有罪。使出甲兵以贖之。

死罪以犀甲一戟。刑罰以脅盾一戟。脅盾也。既出盾。又令出一戟也。

過罰以金。過誤致罰。出金以贖之。軍無所計而訟者。成以束矢。

不計於軍事。而以私訟者。令出束矢。以平其罪。成。平也。公曰。甲兵既足矣。吾欲

誅大國之不道者。可乎。對曰。愛四封之內。而後可以

梅士享評極
公惕而有大
慮于此見之
信非夷吾莫

庸小白也

楊慎評以殺
贖殺能禁民
之犯死乎甲
首所生餘也
幾失於國圍
猶驅之益銷
也雖然猶愈
於金贖多兵
殺敵多金殺
主伯國亦以
不食為寶也

劉勰評廢書
必先重利

沈禹新評仁
義法三王桓
已有卓見

楊慎評此萬
世通病而得
財尤甚

李必討尊禮
芝至

惡竟外之不善者。先施愛於四封之內則士致死故可以惡竟外之不善。安卿

大夫之家而後可以危救敵之國。卿大夫家安則大臣盡力故以危救

敵之國。賜小國地而後可以誅大國之不道者。舉賢良

而後可以廢慢法鄙賤之民是故先王必有置也。而

後必有廢也。必有利也。而後必有害也。桓公曰昔三

王者既弑其君。今言仁義則必以三王為法度。不識

其故何也。對曰昔者禹平治天下及桀而亂之。湯放

桀以定禹功也。湯平治天下及紂而亂之。武王伐紂

以定湯功也。且善之伐不善也。自古至今未有改之

管子 二 花齋藏板

君何疑焉。公又問曰古之亾國其何失。對曰計得地

與寶而不計失。諸侯計得財委而不計失。百姓計見

親而不計見。弃三者之屬一足以削遍而有者亡矣。

古之隳國家隳社稷者非故且為之也。必少有樂焉。

不知其陷於惡也。桓公謂管仲曰請致仲父。仲父者尊老有

德之稱。桓公欲尊事管仲。故以仲父之號致之。公與管仲父而將飲之。行飲

以尊之。亦新築掘新井而柴焉。新井而又柴蓋之。十日齋戒。召

管仲。管仲至。公執爵。夫人執尊觴。三行。管仲趨出。公

怒曰寡人齋戒十日而飲仲父。寡人自以為修矣。仲

尙俊長評頭
挫傳神

沈鼎新評無
怠無偷正是
持心要道以
理一國以經

天下俱管攝
于此

采養純評為
身為國為天
下乃所以成
信

父不告寡人而出其故何也。謂不辭而出所以怒。鮑叔隰匆趨

而出。及管仲於途。曰公怒管仲。反入倍屏而立。公不

與言。少進中庭。公不與言。少進傅堂。公曰寡人齋戒

十日而飲。仲父自以為脫於罪矣。仲父不告寡人而

出。未知其故也。對曰臣聞之。沈於樂者。洽於憂。樂過則憂

博。厚於味者。薄於行。慢於朝者。緩於政。害於國家者

危於社稷。臣是以敢出也。公遽下堂曰寡人非敢自

為修也。仲父年長。雖寡人亦衰矣。吾願一朝安仲父

也。言俱至於衰老。故欲對曰臣聞壯者無怠。老者無

管于八卷八三 花齋藏板

偷。順天之道。必以善終者也。三王失之也。非一朝之

萃。其所由來者漸矣。非一朝萃集也。君奈何其偷乎。管仲走出。君以

賓客之禮。再拜送之。明日管仲朝。公曰寡人願聞國

君之信。對曰民愛之。鄰國親之。天下信之。此國君之

信。公曰善。請問信安始而可。對曰始於為身。中於為

國。成於為天下。公曰請問為身。對曰道血氣以求長

年。長心。長德。長心謂謀慮遠也。長德謂恩施廣也。春

長而后德長。心與德賴年而善。年又賴血氣以延。道

導引之使通。調無泄闕也。血氣不調。生于是疾。天心

于是佛逆德。于是喪道。此為身也。公曰請問為國。對

儒。養生修身。同此本理。

周元會評國
與天下又本
于身

曰遠舉賢人慈愛百姓外存公國繼絕世起諸孤謂孤

死王事薄稅歛輕刑罰此為國之大禮也法行而不

苛刑廉而不赦有司寬而不凌不虐憚獨苑濁困滯皆法

度不亡鬱濁謂穢塞不潔清者也困滯謂疲羸微隱

亡者也有如此者皆以法度加之不令有所失也往行不來而民游世矣其行法度者但往行而進

得行於世也春通法度一行于上民格心于下上無

再舉下無再犯曰往行不來遷善不知刑措不用準

準準熙熙鼓此為天下也春演旨哉本術乎禁樂去偷

以遊矣氣調而年德永故道以養氣而持心也心有

貞明則德有貞一德有貞一則理有貞觀制外情繕

內性道以為身為天下也故聞身治而天下治未聞

身亂而天下治者也此管子有本之學儒道合一顧

管子

其用作入法耳後法家乃哆言鍾鼓不解于縣窈窕

不離于側而天下治至斯而又揭桎梏以佞人主恣

睢嘻謬哉甚乎為法之弊至此乎徒概曰祖管氏祖

管氏江之不可反于岷矣而况其流離四下也聖人

之與管成仁吾之推管出道仁

有不足于道無去道而能仁朱長春評大匡以經天下小匡以理一國中匡以

小匡第二十

內言三

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牙為宰鮑叔辭曰臣君之

庸臣也君有加惠於其臣使臣不凍飢則是君之賜

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

張榜評管子
生平作用盡
在此不可不
孰者

朱長春評就

齊語詮次而

八卷八

四 花齋藏板

小更益之益
加馬其更
鐵易金矣

揚忱許為君
亦猶是此語
可起九原

沈氏新評提
出先公社稷
是把柄

之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愛民。臣不如也。治國不

失秉。臣不如也。秉柄也。柄所操以作事。國柄者。賞罰之紀要也。忠信可結於

諸侯。臣不如也。續按齊語諸侯作百姓。制禮義可法於四方。臣

不如也。介冑執枹。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

也。枹擊鼓槌。夫管仲民之父母也。將欲治其子。不可弃其

父母。公曰。管夷吾親財寡人中鉤。始於死。今乃用之

可乎。鮑叔曰。彼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其為君

亦猶是也。公曰。然則為之奈何。鮑叔曰。君使人請之。

魯公曰。施伯魯之謀臣也。彼知吾將用之。必不吾予

管子 卷八 五 花齋藏板

也。鮑叔曰。君詔使者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

願請之以戮羣臣。戮以徇羣臣。魯君必諾。且施伯之知夷

吾之才。必將致魯之政。既知其材。故授以國政。夷吾受之。則魯

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於齊。必殺之。公曰。

然則夷吾受乎。鮑叔曰。不受也。夷吾事君無二心。公

曰。其於寡人猶如是乎。對曰。非為君也。為先君與社

稷之故。君若欲定宗廟。則亟請之。不然無及也。公乃

使鮑叔行成。成平也。曰。公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魯人

為殺公子糾。又曰。管仲讐也。請受而甘心焉。魯君許

楊慎評一仲
也施伯以為
大尼父以為
小其施受之
異歟

諾施伯謂魯侯曰勿予非戮之也將用其政也用之

管仲者天下之賢人也。大器也。在楚則楚得意於

天下。在晉則晉得意於天下。在狄則狄得意於天下。

今齊求而得之。則必長為魯國憂。君何不殺而受之。

其屍。魯君曰諾。將殺管仲。鮑叔進曰。殺之齊。是戮齊

也。言戮以殺之魯。是戮魯也。弊邑寡君願生得之。以

狗於國為羣臣。修之以誠羣臣。若不生得。是君與寡君賊

比也。言親非弊邑之君所謂也。續按一作非弊使臣

不能受命。於是魯君乃不殺。遂生束縛而押以予齊。

管子 八卷八 六 花齋藏板

桀。鮑叔受而哭之。三舉。三舉其聲。偽施伯從而笑之。

哀其將死也。笑其謂大夫曰。管仲必不死。夫鮑叔之忍不僂賢人

言多所容忍。必不戮賢人。其智稱賢以自成也。稱舉鮑叔相公子

小白先入得國。得國管仲召忽奉公子糾後入。與魯

以戰。能使魯敗。謂魯師與齊戰。能功足以得天與失

天。其人事一也。管仲本圖。將立小白。今能敗魯。而勝

齊是其功也。故於齊為得天。於魯為失天。至於能成人事。則一。春通得天失天。管鮑之

成敗。以天不在人事。小大巨異。傳不可曰。仲本圖。今

魯懼殺公子糾。召忽。囚管仲。以予齊。鮑叔知無後事。既得管仲。則知後必將勤管仲以勞其君。必探管仲本敗魯勝

宋恭和評敘
次法井然如
五
蘊賦評成敗
慎歸天

趙汝師評言
常人有爲國
得效力者功
爲桓得生仲
猶可貴全叔
功無以加矣

揚慎許敘事
無浪

張榜評問政
處便得其要

才管仲而勤任之以輔桓勞勞來之勞願以顯其

功衆必予之願君試用管仲以顯其定齊之功如此衆必與之與許也續按言鮑叔知齊無

他讐爲後患恐其君驕故勤管仲使君戒省不有得

力死之功猶尚可加也顯生之功將何如是假令

力死成功但一時之事耳猶尚可加况不耻垢辱忍管仲

而生全齊將得之而霸以顯其本謀之功何善如之乎言不可法

昭德以貳君也言昭管仲之德以爲君之副績按貳君即前勞君謂使

桓公思前唯不鮑叔之知不是失也及此圖必不失

至於堂阜之上堂阜地名鮑叔夜而浴之三夜謂除其

桓公親迎之郊管仲詘纓挿衽示將就戮使人操斧而立

管子卷八七花齋藏板

其後操斧者將受斧鉞之誅也公辭斧三然後退之退操斧者公曰垂

纓下衽寡人將見管仲再拜稽首曰應公之賜殺之

黃泉死且不朽言君賜之死尚感恩不朽况生之乎公遂與歸禮之於

廟三酌而問爲政焉曰昔先君襄公高臺廣池湛樂

飲酒田獵單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唯女是崇九妃

六嬪九妃謂諸侯所娶九女天子九嬪諸侯六也陳妾數千食必梁肉衣

必文繡而戎上凍飢戎馬待游車之弊游車弊然後以爲戎車

戎士待陳妾之餘陳妾食餘然後以食戎士倡優侏儒在前而賢

大夫在後是以國家不日益不月長吾恐宗廟之不

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昔吾

先王周昭王穆王世法文武之遠迹以成其名合羣

國比校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為民紀校試其人有道者與之設法象

而為式美以相應比綴以書原本窮末其所用美事必令始終相

應然後大比緝綴書之簡策故勸之以慶賞糺之以

刑罰糞除其顛旌顛謂高之頂人或墾闕旌者所

其顛而除其旌春通糞除顛旌埽除賜予以鎮撫之

以為民終始續按設象即周禮懸法象魏也本謂上

國語作班序也言合羣叟比校民之有道者必先設

象刑以為民法其從而相應者比合綴連于書推刑

管子 卷八

八 花齋藏板

象之意而究其是非合則勸以慶賞違則糺以刑罰

于中又分異其老而賜予以鎮撫之猶勞之來之意

也終始猶此總公曰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

其民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以為

民紀謹用其六乘如是而民情可得而百姓可御桓

公曰六乘者何也管子曰殺生貴賤貧富此六乘也

桓公曰參國奈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商

工之鄉六士農之鄉十五公帥十一鄉高子帥五鄉

國子帥五鄉參國故為三軍公立三官之臣謂三軍之官也

市立三鄉工立三族澤立三虞山立三衡自三鄉已下每皆四

葉長春評國

語定民居西

見文錯出者

聖者為釐正

合撮而先敘

乎成民事之

正似有條

趙用賢評官

管府也此言

筆之鄉下四

句則商工農之鄉也

其官。制五家為軌。軌有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有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三鄉一帥。桓公曰。五鄙

奈何。管子對曰。制五家為軌。軌有長六軌為邑。邑有司十邑為率。率有長十率為鄉。鄉有良人。三鄉為屬。

屬有帥。五屬一大夫。武政聽屬。以武為政者聽於屬文政聽鄉。

各保而聽。鄉屬之聽。各自保之。毋有淫佚者。桓公曰。定民之居。

成民之事。奈何。管子對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

民也。四者國之本。猶柱之石也。故曰石。不可使襍處。襍處則其言唯

其事亂也。唯亂也。是故聖王之處士。必於閒燕。閒燕則謀議審。

管子 卷八 九 花齋藏板

處農必就田。墾處工必就官府。處商必就市井。立市必四

方。若造井之制。故曰市井。今夫士羣萃而州處。閒燕。每州之士羣萃共處閒燕。

謂學校之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

長者言愛。幼者言弟。且昔從事於此。且昔猶朝夕也。以教其

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異物謂異事。非

其所當習者。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

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常為士。今夫農羣萃而州處。

審其四時權節。於四時中。又權量其節之早晚。具備其械器用。械器皆為

田。比耒耜穀芟。比。偶其耒耜及穀芟。穀芟小於耒耜。一人執之。以隨耒耜之後。重治其闕。

柯潛評言唯事亂故各有所處

初士享評四民中獨農之習者。子常為農下。有樸野而不。慮其秀才之。能為士者則。足賴一段以。農本業也民器。

務本則巧倖
不萌故其樸
不散而其秀
足賢前大匠
篇管子告晏
子以耕者告
國子以工賈
皆以出入不
應于父兄為
三罪之首亦
隨任而教以
士行之義蓋
天下之大養
之者農殖之
者工商維之
者士此四民
士為首而農
為本也

澆維垣評其
心安馬上文
澆各異

音樵。及寒擊稟除田以待時乃耕。冬寒之月即擊去其草之稟者修除

其田以待。深耕均種疾耨。耨謂復種既已均種當疾耨之

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耨。右披曰挾。槍。耨也。刈。鎌也。耨。鉞也。

鋤也。以旦暮從事于田。墾稅衣就功。脫其常服以就功役。便事

而省別苗莠。列疏密。密曲謂苗之疏密。當均列之。首戴苧蒲。苧。蔣

苧與蒲。身服發襖。發襖。調蠶堅之衣。可以任苦著者也。沾體塗足。暴其

髮膚。盡其四支之力。以疾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

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

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故農之子常為農。樸野

管子 卷八 十 花齋藏板

而不慝。農人之子。樸質。而野。不為姦慝。其秀才之能為士者。則足賴

也。農人之子。有秀異之材。可為士者。即所謂生。而不知之。不習而成者也。故其賢足可賴也。故以

耕則多粟。以任則多賢。是以聖王敬畏。戚農。以農民能致粟

又秀才生焉。故聖王敬畏農。而戚近之。春通語。農列第四。而農民之秀者。即為士。故云野處而不羸。有司

不告罪五。此移第二。而尾語不可刪。今夫工羣萃而

別作敬畏農。而去其告罪。則舛矣。州處相良材。審其四時。辨其功苦。功謂堅美。苦謂濫惡。權節其

用。論比計制。績按齊語作論比協材。斷器尚完利。裁斷為器。貴於完利。相

語以事。相示以功。相陳以巧。相高以知事。以其能知器用之事。

相且昔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

高

劉總評宛然
卷畫山

朱養純評大
四段只二語
收力大味澗

張嶠評問修
政是卓識

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常為工今夫商羣萃而州處觀凶飢審國變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貨也監視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荷服牛輅馬輅一作輅以周

四方料多少計貴賤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買賤鬻貴是以羽毛不求而至竹箭有餘於國春通羽旄竹箭

至而後奇惟時來珍異物聚且昔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時時齊語相陳以知賈賈知物價相與

陳說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管子
八卷八
十一
花齋藏板

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常為商相地而衰其政則民不移矣相地沃墦以差其政

則人安其沃墦而不移差也政齊語作征春通次土宜農墾土宜末閒燕宜士相地而差政四民不移父子常正旅舊則民不惰國之軍旅正之以從舊貫

為矣當作政不旅舊則民不偷旅舊棄故舊不用如山澤旅也或疑乃施字誤所謂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山澤各以其時至則民不苟苟謂非時陵陸丘井田疇均

則民不惑惑齊語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勞則牛馬育過用謂之勞桓公又問曰寡人欲修政以干

時於天下其可乎于求也時時見曰會欲求管子對

郭正域評列
愛民之道甚
悉

沈鼎新評容
衆而令行正
使民無決若
欲安民速治
必在于隱寓

曰。可。公。曰。安。始。而。可。管子對曰。始於愛民。公曰。愛民

之道。奈何。管子對曰。公修公族。家修家族。使相連。以

事。相。及。以。祿。則。民。相。親。矣。相連以事。則人慣狎。相及以祿。則恩情生。故有親也。

放。舊。罪。修。舊。宗。立。無。後。則。民。殖。矣。放舊罪。則全人命。修舊宗。則收散親。

立無後。則繼絕世。故人殖。殖。生也。省刑罰。薄賦歛。則民富矣。鄉建賢

士。使。教。於。國。則。民。有。禮。矣。出。令。不。改。則。民。正。矣。此。愛

民。之。道。也。公。曰。民。富。而。以。親。則。可。以。使。之。乎。管子對

曰。舉。財。長。工。以。止。民。用。工能積財。舉而長之。民則慕而不費用矣。春通舉財長工。

富之也。陳力尚賢。教之也。加刑無苛。刑之也。三具而使民備。凡財之生。本于人工。本末同之以舉。以長民。

管子

卷八

十二

花齋藏板

乃。開。節。陳。力。尚。賢。以。勸。民。知。賢能陳力。而崇上之。民則勸而學知矣。加

刑。無。苛。以。濟。百。姓。行。之。無。私。則。足。以。容。衆。矣。出。言。必

信。則。令。不。窮。矣。此。使。民。之。道。也。桓。公。曰。民。居。定。矣。事

已。成。矣。吾。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其。可。乎。欲從會裏管子對

曰。未。可。民。心。未。吾。安。公。曰。安。之。奈。何。管子對曰。修。舊

法。擇。其。善。者。舉。而。嚴。用。之。嚴。齊語作業。皆敬也。慈。于。民。予。無。財

貧無財者。當施與之。寬。政。役。敬。百。姓。則。國。富。而。民。安。矣。公。曰。民

安。矣。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欲。正。卒。伍。修。甲。兵。

則。天。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君。有。征。戰。之。事。則。小。國

楊慎評此後語專精審讀之使人煉治如遊民安之國也
楊慎評此後語專精審讀之使人煉治如遊民安之國也

穉士享評韓信多多益辨
穉士享評韓信多多益辨

京是部伍分明管仲什伍素分不待臨財取辨
京是部伍分明管仲什伍素分不待臨財取辨

穉士享評雖云卒伍而相保如父子兄弟故其疆無敵
穉士享評雖云卒伍而相保如父子兄弟故其疆無敵

諸侯之臣有守圉之備矣。然則難以速得意於天下。

公欲速得意於天下。諸侯則事有所隱。而政有所寓。

不顯習其兵事。故曰事有所隱。公曰為之奈何。管子

對曰。作內政而寓軍令。焉為高子之里。為國子之里。

為公里。三分齊國以為三軍。擇其賢民使為里君。

皆使賢者為君。鄉有行伍卒長。則其制令且以田獵。因以賞

罪。因田獵之功。則百姓通於軍事矣。桓公曰善。於是

乎。管子乃制五家以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

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以為軍

管子 八卷八

十三 花齋藏板

令。是故五家為軌。五人為伍。軌長率之。十軌為里。故

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

卒。連長率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率之。

五鄉一師。故萬人一軍。五鄉之師率之。三軍故有中

軍之鼓。中軍則公之里卒也。有高子之鼓。有國子之鼓。春以田

曰蒐。振旅。因寓軍政而且整旅。秋以田曰獮。治兵。順殺氣。是故

卒。伍政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續按齊語內教既成

令不得遷徙。故卒伍之人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愛。

少相居。長相游。祭祀相福。死喪相恤。禍福相憂。居處

季泌訂借名
極正

岳正評責任
鄉師處次第
條析

周元會三選
雖然

相樂行作相和哭泣相哀是故夜戰其聲相聞足以無亂晝戰其日相見足以相識驩欣足以相死是故

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君有此教士三萬人以橫行於

天下教士謂先誅無道以定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

之能圍也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復白也續按此即參國五鄉一師每歲報

君公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為義好學聰明質

仁慈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

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謂其罪當入於五刑而定其罰有司已於事

而竣既畢於上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

管子 卷八 十四 花齋藏板

之力筋骨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

蔽才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

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

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下與有罪者比而掩

蓋之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於是乎鄉長退而修德

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之官謂授之官而役之所以歷試其材能公

令官長期而書伐以告伐功也且令選官之賢者而復

之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維順一作端愨以待時

使以愨善待時待可使民恭敬以勸其稱秉言則足

以補官之不善政。謂此人聽稱柄之言。可以補不善之政。公宣問其鄉

里而有考驗。宣遍也。遍問其鄉里之人。以考其所行。皆有事驗。乃召而與之

坐省相其質以參其成功成事。既有考驗召而與坐。更省視其質體。以參

驗其所成。功之事也。可立而時設問國家之患而不肉。其人既

之。又時設問國家之患。以知智謀之深淺。不直相其

骨肉而已。肉者所謂皮肉也。國語作設之以國家之

患而不收。註云。疾病也。不病不能也。春通。退而察問

肉。如月朧胸之朧。謂之側匿。猶縮儒也。其鄉里以觀其所能而無大過。登以為上卿之佐。為卿

大夫。名之曰三選。名此人曰三。大夫之選。高子國子退而修鄉

朝事既畢。二大夫又如前退。鄉退而修連。即前一。連。即前一。連。連為鄉。連

管子 卷八 十五 花齋藏板

退而修里。即前四。里為連。里退而修軌。即前十。里為軌。軌退而修家。

即前五。是故匹夫有善。故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故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罷士無

伍。罷。謂乏於德義者。周禮所謂。罷人。不義之衆。恥以為伍也。罷女無家。罷女。猶罷。士。衆不娶

之。故。士三出妻。逐於境外。三出妻。所謂士也。罔極。二。三其德。為政者之所忌。故

逐於境。女三嫁入於春穀。三見出而嫁。是不貞。順者也。故入於春穀。是故

民皆勉為善士。與其為善於鄉。不如為善於里。與其

為善於里。不如為善於家。家居。則鄉善矣。所謂。家居治理。可移於官。是故

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為

梅士亭評始而鄉長進之繼而官長選之終而公皆參之故曰三選

梅士亭評由鄉里而歸之家故其慕善也真由一朝而要之終歲也

長由議論而
及之躬行故
其修善也實
張榜評問五
屬與問三鄉
者一字不差
不嫌音復古
文矜重如此

程敏政評又
詳責五屬

羈賦評與前
文無別正是
古文妙處

議皆有終身之功。修政則人無苟且。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

事於公。續按此即前五鄙五屬大夫每歲報政于君。擇其寡功者而譙之

曰。列地分民者若一。何故獨寡功。何以不及人。教訓

不善。政事其不治。一再則宥。三則不赦。公又問焉。曰。

於子之屬。有居處為義好學。聰明質仁。慈孝於父母。

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

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拳

勇股肱之力。秀出於眾者。續按秀上。前有筋骨二字。有則以告。有

而不以告。謂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問

管子。八卷八十六 花齋藏板

馬曰。於子之屬。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

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者。謂之

下比。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於是乎五屬大夫退而

修屬。屬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

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匹夫有

不善可得而誅。政成國安。以安則固。以戰則疆。封內

治。百姓親。可以出征。四方立一霸王矣。可謂一霸王之功也。桓

公曰。卒伍定矣。事已成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

管子對曰。未可。若軍令則吾既寄諸內政矣。夫齊國

管子對曰。未可。若軍令則吾既寄諸內政矣。夫齊國

楊慎評東矢
曠罰古政如

此以威天下
亦猶行不忍

人之政也徒
以事論王伯

可殊乎
揚慎評觀美

金惡金之鑄
疑管子以錢

負鹽並重後
世贖錢用白

鑄反爭言富
國之非且不

知強兵之術
也可笑也

寡甲兵吾欲輕重罪而移之於甲兵公曰爲之奈何

管子對曰制重罪入以兵甲犀脅二戟輕罪入蘭盾

鞞革二戟蘭卽所謂蘭錡兵架也鞞革重革當心著之可以禦矢續按齊語作制重罪贖以犀

甲一戟輕罪贖小罪入以金鈞三十金分宥薄罪入

以半鈞分宥謂從坐者分其首犯而寬宥之無坐抑而訟獄者正三禁

之而不直則入一束矢以罰之謂其人自無所坐而被抑屈爲訟者正當

禁之三日得其不直者則令人束矢也美金以鑄戈劔矛戟試諸狗馬

惡金以鑄斤斧鉏夷鋸擣試諸木土夷鋤類也鉏耨類也桓

公曰甲兵大足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可乎管仲對曰

管子 八卷八 十七 花齋藏板

未可治內者未具也爲外者未備也故使鮑叔牙爲

大諫所以諫正君王子城父爲將弦子旗爲理理獄甯戚

爲田教以農事自此已上理內已下理外隰朋爲行行謂行人也所曹

宿孫處楚商容處宋季勞處魯徐開封處衛匭尚處

燕審友處晉令此諸賢各處諸侯之國者所以諷勸之令歸齊也又游士八千

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糧財幣足之使出周游

於四方以號召收求天下之賢士飾玩好使出周游

於四方鬻之諸侯以觀其上下之所貴好擇其沈亂

者而先政之以政正也公曰外內定矣可乎管子對曰未

孔穎達評正
意已伏于此

楊慎評必先
及其侵地所
謂賜小國地
而後大國可

誅也將欲取
必故與其斯
術歟

沈鼎新評以
不服天子為
名便堂堂陣
陣

可鄰國未吾親也。公曰親之奈何。管子對曰審吾疆

場。反其侵地。正其封界。毋受其貨財。而美為皮幣。以

極聘。頌於諸侯。頌見也。以安四鄰。則鄰國親我矣。桓公

曰。甲兵大足矣。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常潛謂以何國為使海於有弊。

教令泄於海。渠彌於河階。後教之冥渠。彌亘於河階。國語註頌明渠彌。神海之

名。言齊有高山大海。軍士可依之為險阻也。綱山於有牢。教之立國。城必

而有。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衛為主。反

其侵地。吉臺原始與柒里。皆地名。使海於有弊。渠彌於

管子

有階。綱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對曰。

以燕為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亦地名。使海於有弊。渠

彌於有階。綱山於有牢。四鄰大親。既反其侵地。正其

封疆地。南至於岱陰。謂岱山之北。西至於濟。北至于海。東

至于紀隨。紀隨地名。地方三百六十里。三歲治定。四歲教

成。五歲兵出。有教士三萬人。革車八百乘。諸侯多沈

亂。不服於天子。於是乎桓公東救徐州。分吳半。分吳地之

存魯。蔡陵。蔡陵地名。割越地。南據宋鄭。既割越地。又據宋鄭之國。以為

親援。征伐楚。濟汝水。伐楚時。渡汝水。踰方地。謂方城之地。望文山

也。

卷八

殊養純評南
北東西果所
向無敵

梅士卓評管
仲定周室功
在首止首止
之盟大匡小
匡俱不載毋
乃忽乎曰非
也欲易太子
乃惠王區謀
管子不欲顯
惠王之失故
此篇兩曰定
周室而終不
言定周室者
何事此管子
之厚也

也。使貢絲于周室。使貢楚絲。卽所謂麋絲者也。堪爲琴瑟絃。成周反胙

於隆嶽。周室有事歸胙于齊。齊太嶽之後。故言隆嶽。荊州諸侯莫不來服。

中救晉公禽狄王。敗胡貉。破屠何。屠何。東胡之先也。而騎寇

始服。比狄以騎爲寇。北伐山戎。制泠支。斬孤竹。而九夷始聽

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于西河。

謂龍門之西河。方舟投柁。乘桴濟河。至于石沈。石沈。地名。縣車東

馬踰大行。與卑耳之貉拘秦夏。與卑耳之貉。共拘秦夏之不服者。西

服流沙西虞。西虞。國名。而秦戎始從。故兵一出而大功十

二。自救徐州。已下有十二也。故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中諸侯國莫

管子 卷八 十九 花齋藏板

不賓服。與諸侯飾牲爲載書。書。謂要盟之辭。載之於策。以誓要于

上下薦神。謂以上下之神祇爲盟誓。又以其牲薦之於神。然後率天下定周

室。大朝諸侯於陽穀。故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

合諸侯。一匡天下。甲不解。壘兵不解。醫。醫。所以蔽兵。謂脅盾之屬。

不解。甲於壘。不解。兵於醫。言不用也。殺無弓。服無矢。殺。弓衣也。無。弓無矢。亦言不用也。

寢武事。行文道。以朝天子。葵丘之會。天子使大夫宰

孔致胙於桓公曰。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有祭事於文王。

武王之廟也。使宰孔致胙。且有後命曰。以爾自卑勞。以爾自卑勞。

謂爾伯舅毋下拜。桓公召管仲而謀。管仲對曰。

而勞。謂爾伯舅毋下拜。桓公召管仲而謀。管仲對曰。

張嶠評收拾
功績甚壯

趙用賢評人

君德之不修

故諸祥瑞不

至鬼神不享

守龜不告之

以吉凶反不

如民間握粟

以賈卜筮尚

多靈驗也

楊慎評後之

假祥瑞以媚

君者皆管子

之罪人也

張榜評天咸
數語是其禪
獻本根

為君不君

君命臣毋下拜。是不君也。

為臣不臣

本也。桓公曰：余乘車之會，二兵車之會，六九合諸侯。

一匡天下，北至於孤竹，山戎穢貉，拘秦夏，西至流沙。

西虞南至吳越，已。犛犛不戾，雕題黑齒。

荆夷之國，莫違寡人之命。而中國卑我。

昔三代之受命者，其異於此乎？管子對曰：

夫鳳凰鸞鳥不降，而鷹隼鷓鴣臬豐庶，神不格。

守龜不兆，謂不以信誠告之。握粟而筮者，屢

祭享。中。長者不告，而短者告，是德之不至。時雨甘露不降。

管子 卷八

花齋藏板

飄風暴雨數臻，五穀不蕃，六畜不育，而蓬蒿藜藿。

反。竝興夫鳳皇之文，前德義後日昌。

乃可以。昔人之受命者，龍龜假。

地出乘黃。

見有者。

出見客曰：天威不遠，顏咫尺。小白承天子之命，而毋

下拜，恐顛蹶於下，以為天子羞。遂下拜登受，賞服大

路龍旗九游，渠門赤旂。

受。天下諸侯稱順焉。桓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

蘇軾評此桓公善用仁術

父之亂而二君弑死

農父通莊公夫人姜氏弑于般又弑閔公

國絕無後

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男女不淫

淫亂雜也馬牛選具

其善者以成具也執玉以見請為關內之侯

請為齊關內之侯

而桓公不使也狄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男女

不淫馬牛選具執玉以見請為關內之侯而桓公不

使也狄人攻衛衛人出旅於曹

旅客也容居曹也

桓公城楚

丘封之其畜以散亡故桓公予之繫馬三百匹

謂馬在關

廐繫養之言其良也

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之諸侯知桓

公之為已勤也是以諸侯之歸之也譬若市人桓公

管子

入卷八

二十一

花齋藏板

朱養和評依稱薄來厚往之意

知諸侯之歸已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使天下

諸侯以疲馬犬羊為幣

疲謂瘦也

齊以良馬報諸侯以縷

帛布鹿皮四分以為幣

謂四分其鹿皮

齊以文錦虎豹皮報

諸侯之使垂橐而入

丘粉反

載而歸也橐收拾也故

鈞之以愛致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是故天下

小國諸侯既服桓公莫之敢倍而歸之喜其愛而貪

其利信其仁而畏其武桓公知天下小國諸侯之多

與已也於是又大施忠焉可為憂者為之憂可為謀

者為之謀可為動者為之動伐譚萊而不有也諸侯

劉勰評愛利信武是以服眾

稱仁焉通齊國之魚鹽東萊自東萊通魚鹽於諸侯使關市幾

而不正。握而不稅。幾察也。察其姦。非而不征稅。以為諸侯之利。諸

侯稱寬焉。築蔡駟陵。培夏靈父丘。皆邑名。以衛戎狄之

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築五鹿中牟。鄴蓋與社丘。以

衛諸夏之地。所以示勸於中國也。教大成。是故天下

之於桓公。遠國之民。望如父母。近國之民。從如流水。

故行地滋遠。得人彌衆。是何也。懷其文而畏其武。故

殺無道。定周室。天下莫之能圉。武事立也。定三革。車馬

人。皆有革。甲曰三革。偃五兵。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謂乘車之會。朝

管子

八卷八

二十一

花齋藏板

服濟河。以與西諸侯盟也。文事勝也。是故大國之君慙媿。小國諸

侯附比。是故大國之君事如臣僕。小國諸侯驩如父

母。夫然。故大國之君不尊。不以國大。加其尊禮。小國諸侯不卑。

不以國小。而卑其敬。是故大國之君不驕。小國諸侯不懾。施是

列。廣地以益狹地。損有財以與無財。周其君子不失

成功。周給君子。得其力。用故不失成功也。周其小人。不失成命。周給小

人。懷德

而歸。故不

失成命也。夫如是。居處則順。出則有成功。不稱動甲

兵之事。以遂文武之迹於天下。既以朝服濟河。故不稱甲兵。文德成也。大

國畏成。事如臣

儀。武功立也。桓公能假其羣臣之謀。以益其智也。

沈鼎新評匡

齊正以扶周

故成文武之

迹曰天下而

終之以羣臣

之謀是文章
取捨妙法

楊慎評管仲
見仲賴鮑叔
未以叔輩賴
仲收此段文
字不知者以
爲蛇足知者
以爲廻龍也

楊忱評歸到
事周室有分
曉語俱濤豔

周元會評三
邪原不可而
仲以為非急
正善誘君處

其相曰夷吾大夫曰審戒隰笏賓胥無鮑叔牙用此
五子者何功言何功而不成度義光德繼法紹終以遺後嗣
胎孝昭穆大霸天下名聲廣裕不可掩也則唯有明
君在上察相在下也

初桓公郊迎管子而問焉管仲辭讓然後對以參國
伍鄙立五鄉以崇化建五屬以厲武寄兵於政因罰
備器械加兵無道諸侯以事周室桓公大說於是齋
戒十日將相管仲管仲曰斧鉞之人也幸以獲生以
屬其鬻領屬綴連也臣之祿也若知國政非臣之任也公
管子

卷八

花齋藏板

曰子大夫受政寡人勝任言子受政而輔我我則勝君之任也子大夫

不受政寡人恐崩管仲許諾再拜而受相三日公曰

寡人有大邪三其猶尚可以為國乎對曰臣未得聞

公曰寡人不幸而好田晦夜而至禽側言夙興晦夜之時已至禽

之側也田莫不見禽而後反其田必見禽多獲而後反諸侯使者無

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既專於田故使者不得致命有司不得白事對曰

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不幸而好酒日

夜相繼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對曰惡

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有污行不幸而好

揚慎評辭病
五方就讓成
任此大機大
用非當時說
士所能望其
項背也

姚樞評薦藥
得其人

色而姑姊有不嫁者。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

公作色曰：此三者且可，則惡有不可者矣。此三者尚以為可，豈

更有不可於此者。對曰：人君唯優與不敏為不可。優謂透，優隨不斷。

則亾衆不敏，不及事。公曰：善。吾子就舍，異日請與吾

子圖之。對曰：時可將與夷吾，何待異日乎？可言之時，正與夷吾

不可待他日。公曰：奈何？對曰：公子舉為人博聞而知禮，好

學而辭遜，請使游於魯以結交焉。公子開方為人巧

轉而兌利，請使游於衛以結交焉。曹孫宿之為人小

廉而苛，伏。音通，苛密，伏察也。足恭而辭結。其辭能與人定交，結

管子 卷八 花齋藏板

續按：大匠作博于教，而又巧于辭，不好立大義，而好結小信，則辭結當作辭給，苛微細也。正荆之

則也。言此人立行，正與荆俗同，使之遊荆，必得其歡心，上二人亦然。請使往游以結

交焉。遂立行三使者而後退。使三使行，出然後退。相三月，請論

百官。公曰：諾。管仲曰：升降揖讓，進退閑習，辨辭之剛

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為大行。大行，大使之官。墾草入邑，辟土

聚粟多衆，盡地之利，臣不如寧戚。請立為大司田。平

原廣牧。廣遠可牧之地。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

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為大司馬。決獄

於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為大

孫正評見仲
交和衷相濟

士而推其

其在當時

五方就讓

揚慎評辭

兼長春評重
言易見三者

可無不可先
秦法家之士

政為此說故
掖桓公之短

而自文其毒
至二世而行

亦二世敗而
驗猶天之有

違于世不然
宇宙皆糜爛

萬古為長久

司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撓富貴臣不

如東郭牙請立以為大諫之官此五子者夷吾一不

如於五子各然而以易夷吾夷吾不為也以五子之

吾所不能君若欲治國彊兵則五子者存矣若欲霸

王夷吾在此桓公曰善春道管氏封禪之對不經見

會神仙家校主者太史公博擬異記以實其書因傳

馬亦不知助出何籍據此中入小匡添益本語故文

明此亦采本也政未必信即信者齊實有岱而封且

仲諍之况儼然欲受命臨中夏以抗天子不諍乎無

王之罪將浮問鼎于召狩請隧篋矣聖人何以一正

一諍嘉敏葵丘而諱河陽也著書者溺文而昧于義

以是借飾為仲美乎不知其仲諍也一匡匡王耳君

無王臣與同罪平日所為轉移何居而口舌爭于一

管子

自至爭而罪已昭于會矣凡此皆小而口舌爭于

匡之附益齊語而失者此辨其大耳

王言第二十一

內言四

卷八

花齋藏板

二十五

管子卷第九

唐 臨菑房玄齡 註釋 明西湖 沈鼎新自玉 叅評

蘆泉劉 績 增註 朱養純元一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鞞訂

霸形第二十二 陳霸言 內言五 之形容

桓公在位。管仲隰芻見立有間。有貳鴻飛而過之。桓

公歎曰。仲父。今彼鴻鵠。有時而南。有時而北。有時而

往。有時而來。四方無遠。所欲至而至焉。非唯有羽翼

之故。是以能通其意於天下乎。管仲隰芻不對。桓公

管子 卷九 花齋藏板

曰。二子何故不對。管子對曰。君有霸王之心。而夷吾

非霸王之臣也。是以不敢對。桓公曰。仲父胡為然。盍

不當言。寡人其有鄉乎。何不陳當言。令寡人有所歸向。寡人之有仲

父也。猶飛鴻之有羽翼也。若濟大水有舟楫也。仲父

不一言教寡人。寡人之有耳。將安聞道而得度哉。言

雋而揚以自度。得至。管子對曰。君若將欲霸王舉大事乎。則

必從其本事矣。桓公變躬遷席拱手而問曰。敢問何

謂其本。管子對曰。齊國百姓公之本也。人甚憂飢而

稅歛重。人甚懼死。而刑政險。人甚傷勞。而上舉事不

朱長春評都

虛言虛事為

美夸張華宥

雄駁如出鞞

口稷下諸先

生為之耶

張楊評文極

高古前後結

構最嚴密而

鬆處復處往

往得趣

朱長春評散

散敘次如不

關應甲騰應

先秦之妙

沈鼎新評行 政犯民之惡 則不傷

羅賦訂薦廟
古人重其事
也

采長春評敘
桓仲君臣一
段佯疾不救
以愚弄諸臣

詞景如畫臣
請以慶四言
歸結如陣法
如禪偈如射
覆秦策中敘
范雎昭王相
見一段情事
略相當

時公輕其稅歛則人不憂飢緩其刑政則人不懼死
舉事以時則人不傷勞桓公曰寡人聞仲父之言此

三者聞命矣不敢擅也將薦之先君不敢專擅自發此命將進之宗

廟告先君而後行所謂以神道設教者也於是命百官有司削方墨筆謂

版牘也凡此欲書其所定令也明日皆朝於太廟之門朝定令於百

吏因朝廟而定百吏之令也使稅者百一鍾假令百石而取一鍾孤幼不刑

澤梁時縱放人入不設禁關譏而不征市書而不賦書謂錄其名籍

近者示之以忠信遠者示之以禮義行此數年而民
歸之如流水此其後宋伐杞狄伐邢衛桓公不救裸

管子 卷九 二 花齋藏板

體紉胸稱疾紉猶摩也自摩其胸若有所痛患也召管仲曰寡人有千

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今有疾病姑樂乎管子曰諾
於是今之縣鍾磬之樣于元反樣所陳歌舞竽瑟之

樂日殺數十牛者數旬羣臣進諫曰宋伐杞狄伐邢

衛君不可不救桓公曰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

之壽今又疾病姑樂乎且彼非伐寡人之國也伐鄰

國也子無事焉宋已取杞狄已拔邢衛矣桓公起行

筍虞之間管子從至大鍾之西桓公南而立管仲

北鄉對之大鍾鳴桓公視管仲曰樂夫仲父管子對

光景宛然

漢水心評危
信疎聽

曰此臣之所謂哀非樂也論末句解此臣聞之古者之言樂於鍾

磬之間者不如此言脫於口而令行乎天下脫出也游

鍾磬之間而有四面兵革之憂今君之事言脫於口

令不得行於天下在鍾磬之間而有四面兵革之憂

此臣之所謂哀非樂也桓公曰善於是代鍾磬之縣

伐謂所併除併歌舞之樂不令人宮中虛無人掌守之桓公

曰寡人以伐鍾磬之縣併歌舞之樂矣請問所始於

國將為何行管子對曰宋伐杞狄伐邢衛而君之不

救也臣請以慶以不救為是故慶之臣聞之諸侯爭於疆者勿

管子 卷九 三 花齋藏板

與分於疆若救三國是分於疆今君何不定三君之處哉三君既失

國當定其居處也於是桓公曰諾因命以車百乘卒千人以

緣陵封杞車百乘卒千人以夷儀封邢車五百乘卒

五千人以楚丘封衛桓公曰寡人以定三君之居處

矣今又將何行管子對曰臣聞諸侯貪於利勿與分

於利君何不發虎豹之皮文錦以使諸侯令諸侯以

縵帛鹿皮報桓公曰諾於是以虎豹皮文錦使諸侯

諸侯以縵帛鹿皮報則令固始行於天下矣此其後

楚人攻宋鄭燒熯燬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

張榜評法古
太公多用此

法

朱養純評定
居行今計畫
其密

文甚 諸

楊慎評令其
雖雄有喪焉
受在有字

宋長春評詞
如綺敘事之
巧然要知可
為者善不可
為者史二種文

自兩家一國
體一詞體故
孟堅督史記
曰其文直其
事核

楊慎評一篇
之事智定于
不救更定于
不交桓幾中
折于楚而伊
持之所謂鴻
翼者也

宋長春評全
述前語戰國
受如此

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令其人有喪雌雄。失男女居之偶。

室如鳥鼠處。穴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楚人

又遮取宋田。夾兩川。築堤而壅塞之。故水不得東流。兩川蓋雖汴也。東山之西水深滅

塹。塹。敗塹也。四百里而後可田也。楚欲吞宋鄭而畏齊。曰

思人衆兵彊能害已者必齊也。於是乎楚王號令於

國中曰。寡人之所明於人君者。莫如桓公所賢於人

臣者。莫如管仲。明其君而賢其臣。寡人願事之。既以其君

臣為明賢。誰能為我交齊者。寡人不愛封侯之君焉。

於是楚國之賢士皆抱其重寶幣帛以事齊。桓公之

管子 一卷九 四 花齋藏板

左右無不受重寶幣帛者。於是桓公召管仲曰。寡人

聞之。善人者人亦善之。今楚王之善寡人一甚矣。寡

人不善。將拂於道。拂。違也。若不報善。是違於道也。仲父何不遂交

楚哉。管子對曰。不可。楚人攻宋鄭。燒燔燻焚鄭地。使

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令人有

喪雌雄。居室如鳥鼠處。穴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

得東流。東山之西水深滅塹。四百里而後可田也。楚

欲吞宋鄭。思人衆兵彊而能害已者必齊也。是欲以

文克齊。以寶幣賂齊而齊自服。故曰以文克齊。而以武取宋鄭也。楚取

文克齊。以寶幣賂齊而齊自服。故曰以文克齊。而以武取宋鄭也。楚取

宋鄭而不知禁是失宋鄭也禁之則是又不信於楚也知失於內兵困於外非善舉也桓公曰善然則若何管子對曰請與兵而南存宋鄭而令曰無攻楚言

朱長春評文奇事亦奇因

與楚王遇冬會至於遇上而以鄭城與宋水為請楚若許則是我以文令也楚若不許則遂以武令焉桓

真文武而文

公曰善於是遂興兵而南存宋鄭與楚王遇於召陵之上而令於遇上曰毋貯粟毋曲隄無擅廢適子無

武用之所謂

置妾以為妻因以鄭城與宋水為請於楚楚人不許遂退七十里而舍使軍人城鄭南之地立百代城焉

太上貴因陰

管子

陽轉移仲氏

取其雖百代而曰自此而北至於河者鄭自城之而無敢毀者也

之所以匡伯

楚不敢隳也東發宋田夾兩川使水復東流而楚不敢塞也遂南伐及踰方城濟於汝水望汝山汝音岷

朱長春評召

水所從出南致楚越之君而西伐秦北伐狄東存晉公於南自伐秦而遂存晉於北伐孤竹還存燕公兵車之

朱長春評一

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反位已霸修鍾磬而復樂管子曰此臣之所謂樂也

冷語應上作

朱長春評存三亡國在齊桓之始年未足誦天下以力又未敢毒天下以兵又未有為結天下以心計唯德始而乃後正不德可故偃甲尊晦而捐封以義然義士猶非之揆初未而誅意一統政而無

外無此體

管子 卷九

五 花齋藏板

專封爾有是乎。佯疾不救，敗而後起，將我故與亡之，而假存之。天下其誰不解體？九合奚行？鞭長不及。大武不遠，五伯會盟之後，諸侯屬也。有闕同室也。未盟之先，各守其郊，土其國，鄉隣之不啻。而被髮之救惑也。當其任為義，非任為爭。義天下服其德，爭天下疑其利。已則不競，而競于人。一蹶不振矣。故不救是也。兵出萬全也。謂不救以利人之禍，又自利名吾不敢信。險窳安忍之尤，何用曰正而不誦。如其仁，如其仁。夫管子士議之所借尊也。將反以尊之為柴之，則此類是也。

霸言第二十三

謂此言足以成霸道

內言六

霸王之形。象天則地。

謂象天明則地義

化人易伐。

謂美教化移風俗

創制天下。

與之更始

等列諸侯。

列爵惟五各得其宜

賓屬四海。

賓禮四夷

以恩時匡天下。

時一會而正之

大國小之，曲國正之，疆國弱

管子

八卷九

六

花齋藏板

之重國輕之，亂國并之。

并亂所以總其威權

暴王殘之，僂其罪

卑其矧，維其民。然後王之。

其王之凶暴者則殘滅之於國戮其首罪卑其爵列

維持其人衆

夫豐國之謂霸。

但自豐其國者霸也

兼正之國之謂王。

兼能正他國者王

夫王者有所獨明，德共者不取也。道同者

不王也。

大能王天下者必有獨見之明羣物之所不違若彼德與我共彼道與我同則不取而且

不夫乎天下者以威危暴王之常也。

若以兵威易彼危亂此固

暴王之常也非霸王之道也

君人者有道。

有常道也

霸王者有時。

必遇其時

然後

國修而鄰國無道，霸王之資也。

我修而彼暴可以取亂侮亡故

日資

夫國之存也，鄰國有焉。

雖存而國小弱必事鄰國以為安故曰鄰國有

梅士亭評先
羅列一段便
翻

曾彥評錯綜
盡變

楊慎詩網中馬
珊瑚紅
溜可以發流
交之笑
張嶠評有事
為聖王之利
從古已然

楊慎評下而
王之鈞而臣
乏豪傑讀此
可以寒心

適用賢評以
我明威之振
狂代人者可
合天下之權
而穩之也

國之亾也鄰國有焉因其亾而取之鄰國有事鄰國得焉

鄰國有征伐之事因而敗績故鄰國得焉鄰國有事鄰國亡焉或有征伐之事大勝

而多獲遂天下有事則聖王利也必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人

國危則聖人知矣懷獨見之明故先知夫先王所以王者資鄰

國之舉不當也舉事皆當則我無因為功舉而不當此鄰敵之所

以得意也不當所以資我故得意也夫欲用天下之權者必先布

德諸侯諸侯懷德而歸欲求無權其可得乎是故先王有所取有所與

所謂將欲取有所謂尺蠖之風以求伸也然後能用

天下之權妙於前四事故能用天下之權夫兵幸於權權幸於地兵革

管子卷九七 花齋藏板

在於有權權從在於得地幸猶勝也故諸侯之得地利者權從之失地

利者權去之夫爭天下者必先爭人人惟邦本明大數者

得人審小計者失人得天下之眾者王得其半者霸

是故聖王卑禮以下天下之賢而王之均分以鈞天

下之眾而臣之既王有地均分其祿用此以引天下之眾故可得而臣之也故貴

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伐不謂貪者其大計存也得地均分

可以臣彼地自利彼於於我何貪此其大計也以天下之財利天下之心以

明威之振利天下之人還用天下之財於我無所減削更可以明威權之振所謂惠而不費者

也合天下之權以遂德之行結諸侯之親合天下之權皆令在

沈維垣評財
權利賞總以
明人之行

黃震評術而
曰德甚微

楊慎評自此
至遠無不聽
皆精大意未
事而藏能候
時至之機既
事而動能制
天下之勢

已權總則德遂德遂則親成也續按遂德之行猶以

成德之行也如此者百遂親之所謂親有德也

姦佞之罪刑天下之心所謂懲一而勸百因天下之威以廣

明王之伐明天下所欲入而亡攻逆亂之國賞有功

之勞封賢聖之德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賞加一人而天

下勤罰加一人而天下畏故夫先王取天下也術非

曰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術可以取天下

則無以取術乎大德哉物利之謂也故曰大德然術

天下也術可以取天下

之所歸在於令物得利也春演非術無以取天下非

德無以權術術以運布其德者孟子曰德慧術知舍

其元元襲其說詭舍人之所往獵人之所昧狙未有

不死于詐人未有不死于術也國將不保何以取天

下故曰物利之謂也以刑物而我無分利盡天下而

人不爭所云以欲從人皆得以人從欲罔濟也是以

管子卷九花齋藏板

術曰德德曰大不夫使國常無患而名利並至者神

大之德終歸于術神聖則多國在危亡而能壽者明聖也明聖則

聖也所感致是故先王之所師者神聖也其所賞者明聖也賞

樂玩也春通曰使國壽國皆夫一言而壽國用其言

主臣則賞者爵祿慶予也故壽也

不聽而國亡若此者大聖之言也夫明王之所輕者

馬與玉其所重者政與軍若失主不然輕與人政而

重予人馬輕予人軍而重與人王重宮門之營而輕

四竟之守所以削也夫權者神聖之所資也獨明者

天下之利器也獨斷者微密之營壘也謂獨斷可以

自營而即定

穆慎評歌語 故曰 此三者聖人之所則也。聖人畏微而愚人畏明。

皆聖人之旨 營壘。聖人能知吉凶之先見。故曰畏微。愚人

幾幾乎易也 近火方知熱。履冰乃知寒。故曰畏明也。聖人之憎惡

可以舉事故 王伯同爭乎 此而出儒論 朱然之

也。內愚人之憎惡也。外。聖人知心胷之姦謀。故憎惡

外也。春演畏微。畏明。憎內憎外。老氏之旨也。伯家引

其緒經政。聖人獨藏其精。以治身。身治。故靜而正之。

天下弗知也。而常善救物。善救人。精緒自人。而觀爾

聖人何分哉。尸居而龍見。從容而炊累。不出戶而天

下知矣。是以名法之治。勞帝王之治。逸。勤術知之用

一抱蜀之守。所由與神情異也。故曰畏曰憎。中庸之

戒懼。聖人之動必聞知。愚者至危。不知禍之

而躍淵。神哉無為。而無不為矣。聖人將動必知愚

人至危。易辭。聖人之動必聞知。愚者至危。不知禍之

也。聖人能輔時。不能違時。聖人能因時。來輔成其事

管子 卷九 九 花齋藏板

紂之暴。則無智者善謀。不如當時精時者。日少而功

湯武之功。夫謀無主則困。事無備則廢。是以聖王務懼其備

而慎守其時。以備待時。以時興事。時而舉。舉兵絕。堅

而攻國。其兵超絕而又堅利。故能破大而制地。大本

朱養純評懼 備守時得要 頌矣

而小標。標。末也。本大而末小。則難崩。春通。大本小標。

中國為天。漢之先破諸侯。以攻項也。地近攻遠。秦之親

下樞也。塞近而攻遠。所全之地近。故能攻遠。而有

以大牽小。以彊使弱。以衆致寡。德利百姓。威振天下。

令行諸侯。而不拂。近無不服。遠無不聽。夫明王為天

下正理。春通。正也。修正理而動。故能按彊助弱。按。抑

圍暴止貪存亾定危繼絕世此天下之所載也德義如此

故為天與親諸侯之所與也也百姓之所利也是故天

下王之以天下樂推知蓋天下繼最一世其繼敗續亡能成天下之

功材振四海王之佐也千乘之國得其守諸侯可得

而臣天下可得而有也萬乘之國失其守國非其國

也天下皆理已獨亂國非其國也諸侯皆令皆從霸者之令

已獨孤國非其國也鄰國皆險已獨易易平易不牢固謂無守禦

之備國非其國也此三者亾國之徵也夫國大而政

小者國從其政小政賊國故國從其政國小而政大者國益大

管子 卷九 十 花齋藏板

大政開國大而為者復小大而不為則日損故復小彊而不理

者復弱彊而不理則綱紀亂故復弱也衆而不理者復寡衆而不理則人散故

復寡復貴而無禮者復賤貴而無禮則位重而凌節者復

輕重而凌節則威喪故復輕富而驕肆者復貧富而驕肆則財竭故復貧也故

觀國者觀君君為君為主觀軍者觀將將為將為兵本觀備者觀野野有

障塞則其君如明而非明也外明而內暗其將如賢而非

賢也外賢而內愚其人如耕者而非耕也雖耕而鹵菘三守既

失國非其國也三守謂明賢耕既失謂是非地大而不為命曰土

滿謂土廣而功狹也人衆而不理命曰人滿謂人多而政必兵威而

朱長春評國
非其國六下
文體錯落變
化可法

柯潛評國之
轉移可畏

朱養純評三
觀三守三滿
千古不易

李泌評勳骨
少采語語石
疑

不止命曰武滿所謂立之為言也三滿而不止國非

其國也三滿不止地大而不耕非其地也地大不耕則無所獲

卿貴而不臣非其卿也卿貴不臣化為敵也謂卿大夫人眾而不親

非其人也人眾不親欲亡者也夫無土而欲富者憂無土欲富猶緣木而

求魚故無德而欲王者危無德而王猶欲進而却行故危施薄而求

厚者孤施薄求厚人必不應故孤夫上夾而下苴苴苞裹也上既狹故為下所苞

國小而都大者弑此二者常有篡弑之禍主尊臣卑上威下敬

令行人服理之至也使天下兩天子天下不可理也

一國而兩君一國不可理也一家而兩父一家不可

管子 八卷九 十一 花齋藏板

理也凡此所謂兩權必爭亂之本也夫令不高不行不搏不聽搏聚也君

命不高不聚而聽之堯舜之人非生而理也化之而理桀紂之人非

生而亂也效之而亂故理亂在上也夫霸王之所始也以

人為本本理則國固本亂則國危故上明則下敬政

平則人安士教和則兵勝敵使能則百事理親仁則

上不危任賢則諸侯服霸王之形說霸王之形容德義勝之

智謀勝之兵戰勝之地形勝之動作勝之故王之有

五勝故夫善用國者因其大國之重以其勢小之因

疆國之權以其勢弱之因重國之形以其勢輕之大

趙用賢評搏
專也君不能
專命則國不
聽也
楊慎評搏紂
也曲禮曰毋
搏飯黍可搏
而沙不可黏
人心豈沙哉
在乎生者歎
累之

周元會評丁
霸各有其精

楊慎評心不
至則物富焉

善牛為則食
存焉至微至
微又曰後言
方心而已又
不必言最在
乎整焉與前
如明而非明
語可參究

何俊良評天
地人在人善
用

疆重。皆國之盈盛者也。然盛者有時而衰。盈者有時而息。故因其衰息之勢。大者小之。疆者弱之。重者輕之。疆國衆合。疆以攻弱。以圖霸。謂時疆國衆多。吾國雖疆。亦可圖霸。

國少。合小以攻大。以圖王。謂時疆國既少。我則合衆聚小。以攻疆大之國。如此者。可以疆國衆而言。王勢者。愚人之智也。非言王疆圖王。

國少而施霸道者。敗事之謀也。非施霸之時。夫神聖視天

下之形。知動靜之時。視先後之稱。知禍福之門。疆國

衆。先舉者危。後舉者利。疆國衆。先舉必為。疆國少。先

舉者王。後舉者亡。戰國衆。後舉可以霸。戰國少。先舉

可以王。夫王者之心。方而不最。心雖方直。未為其最。列不讓賢。

管子 卷九 花齋藏板

雖列爵位。賢不齒。弟擇衆。雖稱為賢。無優劣齒。弟。又非選衆而舉也。是貪

大物也。大物。謂大寶之位。有此數者。是定貪大位之利。而無得位之實也。是以王之

形大也。不可以小數得。夫先王之爭天下也。以方心。心方而最。故可

以爭天。其立之也。以整齊。整而齊之。故可立也。其理之也。以平

易。平而易之。立政出令。用人道。政令須。合人心。施爵祿。用地

道。地道平。舉大事。用天道。心應天時。然後可以舉大事。是故先王

之伐也。伐逆不伐。順伐險不伐。易伐過不伐。及大過

者。四封之內。以正使之。以正使之。則人無怨。諸侯之會。以權致

之。以權致之。則近而不服者。以地患之。則自服。

界水心評文
武兼至

趙用賢評制
節謂事大國
受其法令

沈氏新評立
功名者戒作
難違易故下
曰相刑量力
知時

臣兼至
界水心評文

而不聽者以刑危之。與師以一而伐之武也。守一不

伐之。此服而舍之文也。既服舍之綏之。文武具滿德。

也。雅文武諸攻。夫輕重疆弱之形。諸侯合則疆孤。則

弱驥之材而百馬伐之。驥必罷矣。疆最一服而天下

共之。國必弱矣。疆國得之也。以收小。其失之也。肆恃

疆小國得之也。以制節。制度合其失之也。以離疆。離

則乖節者也。故失春通。夫國小大有謀。疆弱有形。服

不附大也。下折節應。王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

近而疆遠。謂用疆兵威遠負海以爲固。故曰負海。

管子 八卷九 十三 花齋藏板

中國之形也。折節事疆以避罪。小國之形也。自古以

至今未嘗有先能作難。違時易形以立功名者。無有

言無有。常先作難。違時易形無不敗者也。夫欲臣伐

君。以臣伐君若湯正四海者。不可以兵獨攻而取也。

謂當兼。必先定謀慮。便地形利權稱。親與國視時而

動。王者之術也。夫先王之伐也。舉之必義。用之必暴。

其用師必。相形而知取。謂相其亂量力而知攻。攻得

而知時。是故先王之伐也。必先戰而後攻。先攻而後

取地。故善攻者。料衆以攻衆。量我衆寡可敵彼料食

朱養純評得
失源自有數

岳正評諱刑
權三者關係
國勢極重

以攻食料備以攻備以眾攻眾眾存不攻彼眾存則我不能不

之故以食攻食食存不攻以備攻備備存不攻釋實

而攻虛知其實而避之釋堅而攻靡釋難而攻易夫搏國不

在敦古在於合今時之宜搏聚也理世不在善攻在於權宏霸王不在

成曲在於全大體夫舉失而國危刑過而權倒刑罰過理則權柄倒

錯謀易而禍反謀專數易禍必反求計得而彊信音申功得而名

從權重而令行固其數也數猶理也夫爭彊之國必先爭

謀爭刑爭權先此三爭然後爭彊令人主一喜一怒者謀也謀得

則喜謀令國一輕一重者刑也刑得則重失則輕令兵一進

管子 八卷九 十四 花齋藏板

一退者權也權重則進權輕則退故精於謀則人主之願可得

而令可行也精於刑則大國之地可奪彊國之兵可

圍也精於權則天下之兵可齊諸侯之君可朝也夫

神聖視天下之刑知世之所謀知兵之所攻知地之

所歸知令之所加矣夫兵攻所憎而利之春通得者楚莊之卦

陳失者田田此鄰國之所不親也兵攻所憎之國而以攻得為利德義不施

鄰國必怨怨權動所惡而實寡歸者彊其威權既動移所惡而德義之

而不親實必為人所歸如此伊擅破一國彊在後世者主今

彊而已不能至霸王也專破一國常守其彊傳擅破一國彊在後世者主能

之後世如此者王也擅破一國彊在後世者主既

國不能守疆。令鄰國得之。如此者亡也。
春通。范雎謂遠攻齊。夫差之爭中原。

問第二十四

謂為國所當察問者

內言七

通用賢評此篇文法累變而不窮。真天下之奇也。

凡立朝廷。問有本紀。所問之事。必有根本綱紀。爵授有德。則大臣與義。祿予有功。則士輕歛節。上帥士以人之所戴。則上下和。上帥其士。所為者皆人。之所戴仰。故上下和。授事以能。則人上功。

劉績評此篇指遠辭奇句法變換不窮最千古妙筆也。

有能然後得事。故人上功。審刑當罪。則人不易訟。易猶交也。所刑皆當其罪。故人不交相訟。春通。易無亂社稷宗廟。則人有所宗。社稷宗廟

揚慎評問前有事文以立之。題如設懸而文妙于啓口。

各得其正。則毋遺老忘親。則大臣不怨。大臣非國老。則君親令不遺凶。故舉知人急。則眾不亂。春通。知小人之依。念下民之容。盡悉痼瘼。而善

管子 八卷九 救之。眾無急。安得行此道也。急謂困難也。舉困難之

亂。此句行此屬下。行此道也。事以示人。則人不復行

此道。國有常經。人知終始。此霸王之術也。國有常經。則人知終始之

所歸。如此者。霸王之術也。然後問事。事先大功。先問大功。則勞臣悅。政自小

始。為政先小。從微而至著。問死事之孤。其未有田宅者。有乎。未

則給與之。死事孤。問少壯而未勝甲兵者。幾何。人知

謂成王事之子孫。問少壯而未勝甲兵者。幾何。人知

數。則預問死事之寡。其餼廩何如。寡謂其妻。餼廩。言給其餼廩。餼。生食。

有所準。問國之有。功大者。何官之吏也。問何官之吏。欲知其材之

之屬。問州之大夫也。何里之士也。問何州里。欲知其風俗所好尚。今吏

亦何以明之矣。問吏所明。欲知其優賞厚薄。問刑論有常以行。不

楊慎評大小一體。求音者。宜伐洪鍾定律者。先辨一參。

郭正域評何
字數換文法
甚錯落爭奇

楊慎評問棄
節問養問族

節問收復裁
幾于王

朱養和評以
上俱就田上
詳析一番

可改也。今其事之久留也。何若罪既論決國有常科當奉而行之此不可

改易者也。今乃久留其事。將如之何。問五官有度制。官都其有常斷。今

事之稽也。何待官都謂總攝諸司者也。五官既各有制。度官都復自有常斷。今乃稽其事。

而不行。將問獨夫寡婦孤寡疾病者。幾何人也。如其人。數。

何待乎。問國之棄人。何族之子弟也。棄人。謂有過不齒。殺之。四裔者。

也。問知其族。問鄉之良家。其所牧養者。幾何人矣。良

欲有所收也。問善營生以致富者。牧養。謂其人不能自存。謂邑之

良家全活之。知其所養之數。欲有所復除也。問邑之

貧人債而食者。幾何家。債而食。謂從富者出息。以供食。知其家數。欲有所矜免也。

問理園圃而食者。幾何家人。之開田而耕者。幾何家。

管子 八卷九 十六 花齋藏板

士之身耕者。幾何家。問鄉之貧人。何族之別也。知從何族。

而別。或從公族。問宗子之收昆弟者。以貧從昆弟者。

當有所收恤也。幾何家。以貧故從昆弟以求養者。與之從者各有幾家也。餘子仕而有田邑。

今入者。幾何人。謂收入其稅者。子弟以孝聞於鄉里者。幾何

人。餘子父母存。不養而出離者。幾何人。出離。謂父母在分居者。

士之有田而不使者。幾何人。吏惡何事。不使。謂不用其吏。不惡此

等。當惡何事。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幾何人。身何事。既不耕此人身

為何。君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幾何人。外人之來從而

未有田宅者。幾何家。國子弟之游于外者。幾何人。貧

此則新評又
承吏羣臣
人可謂察
屬無遺

士之受責春通古於大夫者幾何人貧士無資而被大夫責者有幾

人官賤行書身士以家臣自代者幾何人其人官

文書身任士職輒以家臣承吏春通承吏吏也無田

餼而徒理事者幾何人承吏謂攝官無餼而空理事羣臣有位事

官大夫者幾何人羣臣自有位事乃左官於大夫外人來游在大夫

之家者幾何人外人謂外國人鄉子弟力田為人率者幾何

人既自力田又能率人國子弟之無上事衣食不節率子弟不

田弋獵者幾何人既無上事乃率子弟不田農但弋獵男女不整齊亂

鄉子弟者有乎謂不以禮交者問人之貸粟米有別券者幾

管子 八卷九 十七 花齋藏板

何家別券謂分契也問國之伏利其可應人之急者幾何所

也伏利謂貨利隱蔽不見若銅銀山及溝瀆可決而灌漑者人之所害於鄉里者

何物也人之為害者害何物問士之有田宅身在陳列

者幾何人餘子之勝甲兵有行伍者幾何人問男女

有巧伎能利備用者幾何人能利備器之用處女操工事者

幾何人能操女工之事謂綺繡之屬也冗國所開口而食者幾何人

言其不農作直開口仰食問一民有幾年之食也問兵車之計幾

何乘也牽宗馬輓家車者幾何乘牽家馬言直有馬輓家車言直有車

相配以處士修行足以教人可使帥眾益百姓者幾

成乘

張暉評男女
亦亦閑國

樓臺詩兵
更係團之虛
實

柯蒼訂又轉
諷法

張揚評此下
並列三件而
以時簡稽帥
代問字

何人士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謂士之可以急難使者工之巧

出足以利軍伍處可以修城郭補守備者幾何人其

既有技巧出用則能利軍居處則可以修城補備也城粟軍糧其可以行幾何

年也行由經也城粟謂守城之粟軍糧謂出軍之糧二者可經幾年吏之急難可使

者幾何人大夫疏器疏謂飾也甲兵兵車旌旗鼓鏡帷

幕帥車之載幾何乘載謂其車蓋也疏藏器疏畫而可藏者弓弩

之張弓弩之可張者衣夾欬夾謂其衣也鈎弦之造鈎

所以緊謂其戈戟之緊緊謂其其厲何若其泮厲可其宜修

而不修者故何視視比也其器物宜而造修之官出

管子 卷九 花齋藏板

器處器之具宜起而未起者何待出器謂可出用之器處器謂貯庫而

為備者起謂其材所經日月可起用者也鄉師車輜造修之具其繕何若

輜謂車之有防蔽可以重載者工尹伐材用毋於三時羣材乃植而

造器定冬完良備用必足工尹工官之長三時謂春夏秋此時木方生植不堅

故不可伐材其伐材必以冬也人有餘兵詭陳之行以慎國常方戰有餘

兵不用且詭而陳之以為行伍時簡稽帥馬牛之肥

當慎而聽命遵國之常令也代問字時簡稽帥馬牛之肥

勝其老而死者皆舉之軍之統帥常時簡選稽考之

馬牛肥勝及老而死者其就山藪林澤食薦者幾何

美者會謂合出入炊生之會幾何其數若夫城郭之厚

薄溝壑之淺深。門閭之尊卑。宜修而不修者。上必幾

代問

之。必察知之。守備之伍。器物不失其具。淫雨而各有

處藏。器物遇雨不藏必致腐敗。故當有藏處。問兵官之吏。國之豪士。其

急難。足以先後者。幾何人。官吏國豪。有急難。可令之先後者。當知其數。相導前

後。曰先後。詩曰。夫兵事者。危物也。不時而勝。不義而

得。未為福也。必合於時義。然後為福。失謀而敗。國之危也。慎謀

乃保國。問所以教選人者。何事。其教人及選人者。問以何事。欲知其勤。且

觀其材。問執官都者。其位事。幾何年矣。執官都之職。及執事。并建

立之年數。所辟草萊。有益於家邑者。幾何矣。所封

管子 卷九 十九 花齋藏板

表以益人之生利者。何物也。謂其事業。最可以益人者。遂封表以示之。問知

是何物也。所築城郭。修牆閉絕。通道阨闕。深防溝以益人

之地。守者何所也。牆閉。謂築牆有所遮閉。雖通路而為防礙者。絕塞之阨闕。空之處。亦

當絕之。凡此守地者。所以省其功費。故曰益地守。所捕盜賊。除人害者。幾何

矣。

制地。春通。地市關三令。君所申布於三官。關於執禁。譏察為多。關以外則邊。邊以隣為主。總之皆地

政也。故君曰理國之道。地德為首。當制地之時。君為

日制地。以為政。故曰君臣之禮。地有高下。君臣之禮也。父子之親。高地

地德為首。君臣之禮也。父子之親。下覆

下地上承。父子之親也。春通。上勞心而食。下勞力而養。父有恒產。子有世業。是君臣父子覆育之道。一出

乘長春評國
之大事曰戎
故申嚴之亦
長篇連行于
體不得不錯
綜示變古文
皆然
揚慎詩未言
都數問甚駭
擊

朱養和評數
字個幾何字
語錯落而法
變幻首尾自
成結構

沈鼎新評禮
與親俱從地

何俊長評萬
人各營其所
生

岳正評曰盡
地職則市不
離地

沈禹新評開
又不離市而
唯存以來遠
人財則之開
戶不寒

于覆育萬人百貨出於地人得以官府之藏疆兵保

國城郭之險外應四極四極謂國之四鄙也自官其

取之地凡此皆因地而成而市者天地之財具也天

地之財不登山不入海於市而萬人之所和而利也

求而得之故曰天地之財具而萬人

和謂交易也萬人正是道也言市正合民荒無苛句

人盡地之職一保其國欲理荒人無得苛虐但使盡

春通民荒無苛句言地市之道盡雖各主異位毋使

歲荒而民不苛人連下為句自通各主異位毋使

讒人亂普而德營句九軍之親自君以下其位既異

交亂普廢其德如此則九事之親自營也春通亂為

句屬讒人普而德營言其德普及而人得營生則

管子卷九九軍之人關者諸侯之陬隧也謂陬隅而外財之門

皆親矣他國之財萬人之道行也謂因此明道以重告

戶也因之而入萬人之道行也謂因此明道以重告

之當明道路之令征於關者勿征於市征於關征於

市者勿征於關征於市虛車勿索索虛車益徒負勿

入徒負貨既寡故以來遠人關征如此可十六道同

齊國凡有十六道身外事謹則聽其名謂出入於關

皆置關竝同此令視其名視其色既知其名又須是

聽其名之虛偽也視其名視其色既知其名又須是

其事稽其德既知其色又須是正以觀其外既知其

其外以則無敦於權人以困貌德敦猶厚也校察如

校量之則無敦於權人以困貌德敦猶厚也校察如

朱養純評古
來開邊之患
皆由不以順
結即日撫四
極行法官明
制度亦無用
矣故問終之

以成其厚。校察行。則因厚姦非因而不生。故曰以因
貌德。春通言外事既謹。而名色事德。各察之以觀外
則權詐之人。無所行其敦。而類德者。不足困我也。蓋
詰奸者。必使類厚心險。無所行而國乃不惑。豈曰異
言異服。國則不惑行之職也。凡此掌行者之職。問
於邊吏曰。小利害信。小怒傷義。邊信傷德。邊人失信。

厚和構四國以順貌德。敦厚而和。可以構結四國。四
貌德。春通四國邊竟。一彼一此。至易生釁。安能使同
心和德。唯厚和結之以順其外。不至開邊患足矣。此
謂貌德。故曰疆場之事。后鄉四極。既結四國。然後向
慎守其一。以備不虞。四極而無安之。

令守法之官日行。又令守法之官日度。必明失經常。

其巡行之時。必明其制度。無得失於經常。春通制地
合。上問為一篇。以地市關三者。大而煩故。以君曰申

管子 卷九 二十一 花齋藏板

而飾之。有不如制三官之罪也。飭之。即以問之也。至
邊。則疆場慎守。有常禁矣。故直曰問於邊吏。此問政

與上諸 問合應。朱長春評。疊下六十問。轉折陸離。為滑稽戲耶。以

為天下之至奇。亦天下之至無奇也。廢一於宮。廢

一於室。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此其廢耶。非耶。將一

宮耶。禪家三十二相。只一佛。五十三參。都見佛。更

能現。非佛。否。謀失第二十五 闕

炳而悅 反 國則不為行也。類也。此堂行香也。類

管子卷第九終

管子卷第十

唐 臨苗房玄齡 註釋 沈鼎新自玉

蘆泉劉 績 增註 明西湖 朱養純元一 叅評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戒第二十六 所以陳 戒桓公 內言九

桓公將東游。問於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斛。言我之游必有所濟。

猶軸之轉。載斛石。南至瑯邪。司馬曰：亦先王之游已。何謂也。

春游而南行。故司馬正令之為先。管仲對曰：先王之

游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春通。不本。春從不足於耕稼者。原省助之。春種

管子 卷十 花齋藏板

為本。秋穫為利。今田家諺。下工用本是也。謂之游。原。察也。農事不依。秋出

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夫師行而糧

食其民者。謂之亾。師行無成功。空費糧食。如此者必亾。從樂而不反者

謂之荒。先王有游夕之業於人。無荒亾之行於身。桓

公退再拜命曰：寶法也。謂其法可寶也。管仲復於桓公曰：無

翼而飛者。聲也。出言門庭。千里必應。故曰無翼而飛。無根而固者。情也。生全。則

同舟而濟。胡越不患異心。無方而富者。生也。生全。則

知其情也。故曰無根而固。無方而富也。莫知生所在。

溱。生盡。則鴻毛不振。故曰無方而富也。莫知生所在。故曰無方也。春通。搖性者情。復性者情。故無根而固。

未生之前無。既生之後有。有與無不相離也。故無方而富。唯無乃富耳。此下三段。皆道之宗。養生修命之

朱長春評戒

多辯道保定

之務故別于

勸言而以戒

名所譚道微

中精要似登

金匱之秘或

黃帝以來道

流遺文可入

經言

姚樞評霧洞
謂方流漸獲

張栢評公亦
固情一句收
上三句法佳

虞懷評此三

句與無翼三
句亦相經緯

合味之有榮
華精贊存馬

玉筍云仙有
鼻裂非獨功

失寶法難獲
也故至人固

之又固仲豈
有道秘而始

以分桓其餘

耶
楊億評生從
無方向生來

采長春評濁
以靜之徐清

妾以久之徐
生是靜然定

生此句擡上

何良俊評揆
義上下尊賤

也

也

也

公亦固情謹聲以嚴尊生言當固物情謹聲教。此

謂道之榮謂此三者順道而光榮。春通內固情復性

可尊而道乃也。外謹聲守中也。心息相依。神氣合符。生

榮榮生枯死。桓公退再拜請若此言也。若順。管仲復於

桓公曰任之重者莫如身萬事萬行。非身不舉。故曰任重。塗之畏者

莫如口樞機之發。榮辱期而遠者莫如年殤天日聞

故曰遠期也。春通任重道遠。死而後已。身也。惟口以

起乃出好興戎口也。無疆之恤亦無疆之休。年也。以

重任行畏塗至遠期唯君子乃能矣。桓公退再拜之

曰夫子數以此言者教寡人。管仲對曰滋味動靜生

之養也好惡喜怒哀樂生之變也。聰明當物生之德

管子卷十二花齋藏板

也。非禮勿視聽。故曰當物。春通生之養。養形也。變而

之德。養性也。感物而動曰變。發皆中節曰當物。

是故聖人齊滋味而時動靜。所以養。御正六氣之變

所以循其變也。六氣即好惡喜怒哀樂。春。禁止聲色

通。六氣天之正氣。人之六氣。必以正順天。禁止聲色

之淫。所以成。邪行亾乎體。違言不存口。體無邪行。靜

然定生聖也。欲靜則生定。如此者聖也。仁從中出。義從外作。心

故曰中出。義因事斷。故曰外作。春通。仁故不以天下

仁內義外。妨於此。告子亦有本之言。仁故不以天下

為利。義故不以天下為名。若以天下為名。則非仁義也。仁故不代

王。不以道輔君。而代義。故七十而致政。老而不致政。貪冒者耳。非

之王者。非仁也。是故聖人上德而下功。尊道而賤物。物謂名。道德

沈氏新評不
動者無為之
宗

郭正域評竟
作塵右獄

楊慎評交成
者天下之慶
忠信者交成
言仁
不讀管戎乎
晉評弋廩
以後擬拾似

當身故不以物惑。身苟有道德豈名是故身在草茅

之中而無懾意。道德為量何懼之有南面聽天下而無驕色。器神

驕來何。如此而後可以為天下王。所以謂德者不動

而疾。德必真通故不相告而知。不出戶牖不為而成。

無為而不召而至是德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故天

不動四時云下而萬物化。天常無為故曰不動然四

貌。君不動政令陳下而萬物功成。時云下故萬物化云運動

故萬物。心不動使四肢耳目而萬物情。心亦當無為

成也。四肢耳目自心使萬。故曰不動然

物莫不得其情也。寡交多親謂之知人。以其知人

管子。寡事成功謂之知用。以其知用故能聞一言以

貫萬物謂之知道。以其知道故能聞多言而不當不

如其寡也。故曰狷不以善吠為博學而不自反必有

邪。博學而不反修於其身孝弟者仁之祖也。仁從孝

為仁。忠信者交之慶也。有忠信之心故內不考孝弟

身者也不外不正忠信。言不澤其四經而誦學者是公其

公明日弋在廩。廩所以誦學者即四經可以公身也桓

公望二子施弓脫鈇。鈇所以而迎之曰今夫鴻鵠春

卷十

花齋藏板

孔穎達惠勞
飢死而上逆
施雖忠言何
裨

梅士亨評桓
公多內管子
至此因對及
之

張煥評欲得
君之教最難

非而秋南而不失其時。夫唯有羽翼以通其意於天
下乎。今孤之不得意於天下。非皆二子之憂也。二子不能

為羽翼所桓公再言。二子不對。桓公曰。孤既言矣。二

子何不對乎。管仲對曰。今夫人患勞而上使不時。人

患飢而上重斂焉。人患死而上急刑焉。如此而又近

有色。親治而遠有德。疎賢雖鴻鵠之有翼。濟大水之

有舟楫也。其將若君何。不飛雖羽翼無益。不濟雖舟楫徒施。不聽雖讜言空設。故

日其將桓公蹙然逡遁。管仲曰。昔先王之理人也。蓋

人有患勞而上使之以時。則人不患勞也。人患飢而

上薄斂焉。則人不患飢矣。人患死而上寬刑焉。則人

不患死矣。如此而近有德而遠有色。則四封之內視

君其猶父母邪。四方之外歸君其猶流水乎。公輟射

援綏而乘。目御。管仲為左。隰朋參乘。朔月三日。進二

子於里官。里官。謂里尉也。齊國之法。舉賢必自里。再尉始。故令里官進二子。將旌別而用之。再

拜頓首曰。孤之聞二子之言也。耳加聰而視加明。於

孤不敢獨聽之。薦之先祖。謂陳其所言。以薦祖廟。管仲隰朋再

拜頓首曰。如君之王也。君能如此。此非臣之言也。君可以王也。

之教也。此雖臣言。必君用之。然後成教。故曰君之教。於是管仲與桓公盟

管子 卷十

四

花齋藏板

孟子評三看
所全實多

葉水心評從
教法得來

朱養和評
燕掠風整整
覆斜斜

誓為令曰老弱勿刑。祭宥而後弊。老弱犯罪者無即刑之。必三寬宥而

後斷罪。三宥。卽周禮三宥。一曰不識。二曰過悞。三曰悖耄也。關幾而不正。市正而

不布。布。謂錢也。卽其物而正之。不必分錢。山林梁澤。以時禁發而不正

也。獺祭魚。然後入澤梁。草封澤鹽者之歸之也。譬若

市人。草封澤。胡澤多草。刈積成封。可用煮鹽者也。其

自兩事。上不正。故歸若市。三年教人。四年選賢。以為

長。五年始興車。踐乘。遂南伐楚。門傅施城。施城。楚城名。謂附至

其。非伐山戎。出冬蔥與戎。叔布之天下。山戎有冬蔥戎菽。今伐之。

故其物布天。下。戎叔胡豆。果三匡天子。而九合諸侯。

管子 卷十 五 花齋藏板

桓公外舍而不鼎饋。外舍。謂出宿於外。不以鼎饋食。言其饑不盛也。中婦諸

子。謂宮人。盍不出從乎。君將有行。中婦之子。內宮之號。君將有行。何不

出。宮人皆出從。公怒曰。孰謂我有行者。宮人曰。賤妾

聞之中婦諸子。公召中婦諸子曰。女焉聞吾有行也。

對曰。妾人聞之。君外舍而不鼎饋。非有內憂。必有外

患。今君外舍而不鼎饋。君非有內憂也。妾是以知君

之將有行也。公曰善。此非吾所與女及也。而言乃至

焉。言我本不與汝及此謀。今汝言乃能至於此。謂能知我謀也。吾是以語女。吾欲

致諸侯而不至。為之奈何。我欲諸侯之至。而乃不至。今欲令其至如何乎。中

致諸侯而不至。為之奈何。至。今欲令其至如何乎。中

趙用賢評此
言已不事人

婦諸子曰自妾之身之不為人持接也

為猶與也言妾身在深宮

未嘗得人在
織猶君不下

之中未嘗得出與

未嘗得人之布織也

意者更容不

小國故諸侯
不至也意者

審耶宮中既少織紉之事又不得外人之布織言此者既昧於人事不當訪以軍謀蓋託不知以止

或有不容致
諸侯之道耶

君之行也故言更當
明日管仲朝公告之管仲曰此

聖人之言也君必行也
謂中婦諸子止君不行此合聖人之言也令君行之

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甚矣若不可諱

也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管仲未對桓

公曰鮑叔之為人何如管仲對曰鮑叔君子也于乘

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
雖與于乘之國不以其道彼必不受雖然

管子
卷十
六
花齋藏板

不可以為政其為人也好善而惡惡已甚
已猶大也言憎惡惡

人太見一惡終身不忘桓公曰然則就可管仲對曰

黜笏可笏之為人好上識而下問
好上識謂好知遠大之事臣聞

之以德予人者謂之仁以財予人者謂之賂以善勝

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
以善勝人入亦生勝已之心故不服以善養人

者未有不服人者也於國有所不知政於家有所不

知事必則笏乎
若皆知之則事鍾於已將不勝任而敗笏能有所不知故可以移政春瀆

莊子曰有所不聞有所不見此言之本乎唐宗曰不

痴不聾語曰太清無魚至察無徒故為人生非以能

用知也能知且笏之為人居其家不忘公門居公

務士草評無
務不右而後

成為天地無
入不容而後

成為君相故
糾察之官台

衡之任不可
以其人之賢

而棄用之鮑
叔薦管仲管

仲不薦鮑叔
古人至公無

私

楊慎評此與
德私致身等

語何如當有別義入心志

二而擊一者

無一不忘朋

之為人始真

朱忘者

門。不忘其家事。君不二其心。亦不忘其身。舉齊國之

幣。握路家五十室。其人不知也。大仁也哉。其朋乎。持

也。或有舉齊國之幣。持與路旁之家。五十室。言其事大。而且易顯。此皆自有主司。朋能不干預而強知。此所謂於國有所不知。政合於天地之

無不容載。故曰大仁哉。其朋乎已。公又問曰。不幸而失仲父也。二三大夫者。其猶能以國寧乎。管仲對

曰。君請矍已乎。矍已。謂有所驚懼。而問未止也。鮑叔牙之為人也。好

直。賓胥無之為人也。好善。甯戚之為人也。能事。孫在

之為人也。善言。公曰。此四子者。其孰能一人之上也。

寡人并而臣之。則其不以國寧何也。言四子皆有超絕之材。無人能

管子 卷十 七 花齋藏板

過其上。今吾併得臣對曰。鮑叔之為人。好直而不能

以國誡。不能為國以賓胥無之為人也。好善而不能

以國誡。甯戚之為人能事而不能以足息。甯戚善於農。梅貪於

積聚。不能知孫在之為人。善言而不能以信默。其所

既見信用。尚不能默。凡此四子。皆矜能太過。不能與時屈伸。故國不寧也。臣聞之。消息盈

虛與百姓。誡信然後能以國寧。勿已者。朋其可乎。朋

之為人也。勤必量力。舉必量技。言終喟然而歎曰。天

之生朋。以為夷吾舌也。其身歿。舌焉得生哉。言朋亦將隨已

早亡。不得久理齊政。故哀歎也。管仲曰。夫江黃之國。以先知未然。夷吾所以稱聖也。

張榜評又知
數子備處洞
貞隔垣

務慎評謂朋
常在仲口中

趙用賢評言
江黃近楚也

歿後君必歸
之國于楚使

楚知服已而不伐若不歸

楚為齊私國楚必伐之不救固不可若救則遠與師

近於楚為臣死乎二國既近於楚必臣於楚豈為齊臣而死乎續按臣管仲自謂也

君必歸之楚而寄之

以二國歸楚若寄託然則楚不得為私而齊猶有望

君不

歸楚必私之私之而不救也則不可救之則亂自此始矣

楚既私二國二國有難齊必不救一為不救則不可救此救彼不臣則構怨矣故曰亂自此始

桓公曰諾管仲又言曰東郭有狗噬噬且暮欲齧我

殺而不使也春通左傳曰還我艾殺殺壯豕也今夫易牙子之不能

愛將安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諾東郭之狗喻易牙言其人殘忍同於

狗矣殺謂以木連狗取聲為義即國家也言易牙終能亡國滅家此不當使必須去之也管子又

言曰北郭有狗噬噬且暮欲齧我殺而不使也今夫

管子

卷十

八

花齋藏板

時黃已先亡淮江在耳

豎刁其身之不愛焉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諾管子

又言曰西郭有狗噬噬且暮欲齧我殺而不使也今

夫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是所願

也得於君者是將欲過其千乘也開方在衛當嗣君之位今弃而事齊

則所望不只千乘也其意必得齊國然後稱所量也君必去之桓公曰諾管子

遂卒卒十月隰朋亦卒桓公去易牙豎刁衛公子開

方五味不至於是乎復反易牙宮中亂復反豎刁利

言卑辭不在側復反衛公子開方桓公內不量力外

不量交而力伐四鄰公薨六子皆求立易牙與衛公

劉繩評吳推悉置腹

子內與豎刁因共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故公死七日不斂九月不葬孝公薨宋襄公率諸侯以伐齊戰于靡大敗齊師殺公子無虧立孝公而還襄公立十三年桓公立四十二年

地圖第二十七

短語一

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輻輳之險謂路形若輻而又輻曲綴氏東

道是也南有輻輳濫車之水其水深渺名山通谷經川謂常川也

陵陸丘阜之所在首草林木蒲葦之所茂首草謂其草深茂能

覆藏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困殖之地

管子

管子 卷十

九

花齋藏板

困謂其地堯塢不可種藝必盡知之凡此皆兵主所當知地形

之出入相錯者盡藏之藏謂苞蘊在心然後可以行軍襲邑

舉錯知先後不失地利此地圖之常也人之衆寡士

之精麤器之功苦盡知之此乃知形者也形謂兵之形知

形不如知能知能不如知意故主兵必參具者也主

明相知將能之謂參具明智能三者合故謂之參具故將出令發

士期有日數矣宿定所征伐之國宿猶先也使羣臣大吏

父兄便辟左右不能議成敗人主之任也事之成敗明王獨斷

於心故其論功勞行賞罰不敢蔽賢不敢蔽賢能有私行

朱長春評地

圖參患制分

三篇皆權書

談一節深一

節文亦一篇

精一篇義相

比合故應參

看

梅士享評明
看能而人主
又出以獨斷

趙用賢評君
相互相成

用貨財供給軍之求索。言相室或用私財供軍所求若實嬰李牧之為也春通私

行屬蔽賢句。如私財安得宰相皆素封家賈人子乎。所謂供給蕭何守關中之謂也。漢以得得楚以亡亡。

使百吏蕭敬不敢解怠行邪以待君之令相室之任也。繕器械選練士為教服。設教令使士服習連什伍。使其什伍各相

鈞連有春通插徧知天下。審御機數。此兵主之事也。君相為

參具是兵主之本。而以徧知天下。合入地圖。

朱長春評地圖。即孟氏所謂地利也。兵法先得地者勝。又陰陽變化皆因地設奇神矣。孟氏以城池

當之太淺。此但言地形亦淺。其十三篇乎。

梅士享評此篇論主兵者。既按地圖。因及軍衆器械。可謂知形者矣。然彼已之長短未知。則地圖雖

習熟。我猶未敢進。我軍之和輯未悉。則敵人雖有。我猶未敢乘。故曰知形不如知能。能者彼已長

短之謂也。知能不如知意。意者我軍和輯之謂也。然而將者軍之本也。君者將之本也。周旋於君與

將之間。以上達君意。下適將心者。相也。故必主相。將明知能三者具而後可以成功。

參患第二十八。太彊亦有患太弱亦有患必參詳彊弱之中自致於無患也。

凡人主者。猛毅則伐。懦弱則殺。猛毅者何也。輕誅殺

人之謂猛毅。懦弱者何也。重誅殺人之謂懦弱。此皆有失彼此。輕誅者殺不辜。而重誅者失有辜。故上

殺不辜。則道正者不安。上失有罪。則行邪者不變。道

之帳秘矣。蔡權家十三篇外漢士泰

言欬珠屑玉。贈灸後人著。

衆長春評。衆患談丘處佳。

湯頌評。題目

管子

卷十

十

花齋藏板

短語二

若患文暢言
兵計耳狂下

強弱二患者
心迷不可以

計二患在亦
有不能計心

不扭而國無
患乃可以計

也計在神明
要心之二盡

而數之一起
乃可用也文

中其數不出
于計一句妙

房解好器成
夫其詭妙入

神

神

神

神

神

神

神

神

神

神

神

神

神

神

神

神

正者不安則才能之人去。行邪者不變則羣臣朋

黨。才能之人去亡則宐有外難。能士去亡必構鄰羣

臣朋黨則宐有內亂。羣臣朋黨則徇變為虎。篡殺常因是生故有內亂也。故曰

猛毅者伐懦弱者殺也。君之所以卑尊國之所以安

危者莫要於兵。故誅暴國必以兵。禁辟民必以刑。然

則兵者外以誅暴。內以禁邪。故兵者尊主安國之經

也。不可廢也。若夫世主則不然。外不以兵而欲誅暴

則地必虧矣。無兵誅暴。暴必內侵。故地虧。內不以刑而欲禁邪。則

國必亂矣。無刑禁邪。邪必上侵。故國亂。故凡用兵之計。三驚當一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八卷十

至。驚謂耀威示武。能驚敵使懼。如三至當一軍。師之

可當一軍。三軍當一戰。軍之三用。可成一戰之功。春通

軍之用。三軍當一戰。略計師兵力之費。如此。軍興之

需幾何。空不復矣。善師。故一期之師。十年之蓄積。殫

者。慮勝而動。計日而捷。故一期之師。十年之蓄積。殫

師行一期。能盡一戰之費。累代之功。盡。傾國一戰。能

十年之蓄積。一戰之費。累代之功。盡。傾國一戰。能

今交刃接兵而後利之則戰之自勝者也。交刃接兵。

折貨財空耗。雖未攻城圍邑。主人易子而食之。析骸

被敵勝。先已自勝。而後利之則戰之自勝者也。交刃接兵。

而變之。則攻之自拔者也。主人食子。鬻骸。攻者必智

攻。先已自拔。凡此皆庸主之師。非善計者。春通。善勝

者不戰。善攻者不困。兵交而後利。敵雖敗。我已傷矣。

守困而後下。城雖拔。我先自敵矣。荆棘處生。日費千

金。攻堅則軻。此之謂也。故曰計未定而兵。則戰之自

李泌評殽積
盡功兵不可
輕用如此

何俊良評計
必先定談兵
之祖

梅士享評管
于論兵散見
於諸篇不徒
七法幼官兵
法小匡已也
漢置錯上書
言兵事務得
霸言黎惠數

語其言便聲
警懼一時號
為智囊然則
管子之經緯
大矣

朱長春評漢
初六經天表
逆錯皆管氏
紹祖之巨子
餘食之宗人

敗攻自是。是以聖人小征而大匡，不失天時，不空地利。

用日維夢，其數不出於計。小征謂誅暴國，大匡謂正天下，既合天時，又得地利。

何而生，皆出於計謀也。故計必先定，而兵出於竟，計未定而兵出於竟，則戰之自敗，攻之自毀者也。得衆

而不得其心，則與獨行者同實。不得其心，則救亾至，故與獨行同實也。

兵不完利，與無操者同實；甲不堅密，與伐者同實。謂

無甲單衣者，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實；射而不能中，與

無矢者同實；中而不能入，與無鏃者同實；將徒人，與

伐者同實。徒人，謂無兵甲者，伐，單也。人雖衆，無兵甲，則與單人同也。春通以不教之士戰，所謂

管子 八卷十 十二 花齋藏板

白徒烏合，不知短兵待遠矢，與坐而待死者同實。遠

兵與無兵同。故凡兵有大論，必先論其器，論其士，

則坐而受死也。故曰：器濫惡不利者，以其士予人也。

論其將，論其主，故曰：器濫惡不利者，以其士予人也。

士不可用者，以其將予人也；將不知兵者，以其主予

人也。主不積務於兵者，以其國予人也。故一器成往

夫具而天下無戰心。一器，謂師之器，其器既成，敢往之夫，又具，則天下不敢生心，與

戰。二器成，驚夫具而天下無守城。二器，謂軍之器，其器既成，驚敵之夫，

又具，則天下不敢守城而禦也。三器成，游夫具而天下無聚衆。三器，謂國之器，其器既成，游務之夫，又具，則天下之衆懼而自散也。春通器，即兵也，變為奇耳。成兵成勝也，借一

柯翁評動搖
揚德青

者義不還踵。句踐之踵木，自頓之鳴鏑，往夫也。席再勝者，先聲奪人，天差之入郢，白起之燒陵，驚夫也。三游夫也。又桓公召陵之次，張儀六國之衡，所謂無戰心者，知戰必不勝，故曰無戰心。所謂無守城者，知城必拔，故曰無守城。所謂無聚眾者，知眾必散，故曰無聚眾。

梅士享，詳兵刑原不相離。兵而小用之，則為市朝之戮刑；而大用之，則為原野之誅。夫典師動眾，所費既難量，而其勝又莫測，故計必先定，而後載。凡器不可不功，士不可不教，將不可不宿能，主不可不豫戒。皆盡人事以備天討也。蓋戰而勝，則除患於他國；戰而不勝，則患中於吾身。故曰參患，言不可不參詳也。

管子 卷十 十三 花齋藏板

制分第二十九

短語三

凡兵之所以先爭，謂欲用兵，所當先而爭為者，謂下事。聖人賢士不為

愛尊爵，有聖人賢士，則以尊爵加之，而不愛惜也。道術知能，不為愛官職。

有道術智能，則以官職加之。巧伎勇力，不為愛重祿。聰明耳目，不

為愛金財。故伯夷、叔齊非於死之日，而後有名也。其

前行多修矣。由前行多修，故死後有名。唐通借夷齊之名，引武王之號。武王非於

甲子之朝，而後有勝也。其前政多善矣。由前政多善，故甲子之朝。

一戰，故小征千里，徧知之。小征，謂以諸侯之眾，有所征。古者諸侯大國有五百

里者。今既舉眾而征，已國與築堵之牆，千人之聚，日敵國皆當知之。故徧知千里。

朱養和評修
此行正是爭
先處

晉彥評用間
散徧知

黃震評入洞
庭竊禹書

張榜評所以
伐楚先侵秦

也。用賢評從
是。漏上句

五間之。間謂私候之假令策一堵之牆或十人聚作
大征徧知天下。大征謂以天下之衆有所征伐天

日一聞之散金財用聰明也。夫動衆當令主者日一

散金財有所募賞或用聰明度其不虞也。春通散金

財爲間政以用聰明徧知天下審御幾數七法篇與

此故善用兵者無溝壘而有耳目。溝壘防御小

呼傲不苟聚不妄行不強進呼傲則敵人戒。春通即

不陣或妄行則羣卒困。春通不量力而

挫。春通知難不故凡用兵者攻堅則軻。軻牢固之名

管子 卷十 十四 花齋藏板

則軻而乘瑕則神。瑕謂虛脆也所乘既攻堅則瑕者

堅。所攻雖堅能令脆者乘瑕則堅者瑕。所乘雖脆却

士卒脆弱故也。春通攻堅則我困于攻而敵如處女

是使敵瑕亦堅也。乘瑕則敵失其守而我乘破竹雖

敵之堅亦瑕矣。故堅其堅者瑕其瑕者謂強卒攻堅

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以莫鐵。莫猶則刀游間也。

刃游理間。故天道不行屈不足及天道之不行必屈

行於完城池。行謂先覘之也欲以軍爭而有道者不

行以半擊倍。敵國器備不可施行故故軍爭者不

從人事荒亂以十破百。敵國人事既荒且器備

不足。

行於完城池。

行以半擊倍。

從人事荒亂。

以十破百。

器備不足。

行於完城池。

行以半擊倍。

從人事荒亂。

以十破百。

器備不足。

行於完城池。

行以半擊倍。

從人事荒亂。

以十破百。

器備不足。

行於完城池。

行以半擊倍。

從人事荒亂。

以十破百。

器備不足。

行於完城池。

沈鼎新評文
守二者須有
確宜

葉水心評語
翻弄多妍

張嶠評理分
所以制富強

朱長春評君
臣散言治體
頗有至論起
名法之上根
道德之意但
不成體局氣

行於無君。以權勝。直幸之侮耳。故禮不伐喪。攻堅不
可。故不行完城池。乘敗不可。故
不行無君。游其間。別有術焉。故莫知其將至也。既
先覩以潛襲。所以不知其將至。至而不可圍。莫知其將去也。不可圍
而近。故不知其將去。而不可止。春通。不可圍不可止。
去。楚幕有烏之比。去而不可止。兩對。即善攻不知守。

善守不
知攻。敵人雖眾。不能止。去既不可止。待。續按。待。即
非。當待。治者所道富也。治而未必富也。有所待而治
字為句。必知富之事。然後能富。富者所道也。強也。而富
必能。必知富之事。然後能富。富者所道也。強也。而富

未必強也。富者其道當強。必知強之數。然後能強。強
者所道勝也。而強未必勝也。必知勝之理。然後能勝。

管子
入卷十
十五
花齋藏板

勝者所道制也。而勝未必制也。必知制之分。然後能
制。是故治國有器。富國有事。強國有數。勝國有理。制
天下有分。

朱長春評。制分于參患。其言兵則內矣。此中權鈴
術也。決勝於帷幄。折衝於朝廷。然乎。要所談亦多
武子中厄言。然而造語精奇矣。短語政如短兵。非
以正合。政以奇勝。

君臣上第三十

短語四

為人君者。修上官之道。而不言其中。君在。眾官之上。
但修此官上之

道而已。至於官中之事。為人臣者。比官中之事。而不
則有司存。非所言也。

言其外。比。謂校次之也。若君道不明。則受令者疑。權
言官外。則為越職。

岳正評不一
之今疑惑所
叢生

孔穎達評
戰由于誠則
知君臣不可
不合

來養純評人
昏先自諸賞
亮自去罰教
律所關不淺

度不一。則修義者惑。民有疑惑。貳豫之心。而上不能

匡。則百姓之與間。

間。謂隔碍不通也。人心有疑。君不能正。故其所與。為多得而不通也。

猶揭表而令之止也。

揭。舉也。表。謂以水為標。有所告示不一也。故以

示人心之疑也。是故能象其道於國家加之於百姓

而足以飾官化下者。明君也。

象。法也。謂能本道而立法。

能上盡言

於主。下致力於民。而足以脩義從令者。忠臣也。上惠

其道。下敦其業。上下相希。

言相希准。以為法也。

若望參表。則邪

者可知也。

參表。謂立表。所以參驗曲直。

吏嗇夫任事。

吏。嗇夫。謂檢束羣吏之官也。若督郵之比也。

人嗇夫任教。

管子

卷十

十六

花齋藏板

夫亦謂檢束

百姓之官。教在百姓。論在不撓。

謂百姓有不從教。論其罪罰。不撓法。

以行

賞在信誠。體之以君臣其誠也。以守戰。

既賞信。罰必君。

臣合體。莫不至誠。故入可以守城。出可以野戰也。

如此。則人嗇夫之事究矣。

吏嗇夫盡有訾程事律。

訾。限也。程。准也。事律。謂每事據律而行也。

論法辟

衡權斗斛。文劾不以私論。而以事為正。

辟。刑也。文劾。言據文而舉。

劾。謂論法刑已。下皆據事以為正。不曲從其私也。

如此。則吏嗇夫之事究矣。

人嗇夫成教。吏嗇夫成律之。後則雖有敦慤忠信者。

不得善也。

人嗇夫之教既成。則人皆忘信。故無有獨得善者也。而戲豫怠傲者。

不得敗也。

吏嗇夫之律既成。人皆懼法。不敢為非。雖有豫怠。不敢為敗也。續按。言教律既成。善。

張樞評常事
非明法不應

惡不能損益。如此則人君之事究矣。是故為人君者因其

業。謂因人畜。乘其事。謂乘吏嗇。而稽之以度。又以國

考此二者。有善者賞之以列爵之尊。田地之厚。而民不慕

也。善自應賞。故不敢橫慕。有過者罰之以廢亾之辱。僂死之

刑。而民不疾也。過自應罰。故不敢疾怨。殺生不違。而民莫遺其

親者。或罰而殺之。或賞而生之。皆不違其理。則人知

此唯上有明法。而下有常事也。

天有常象。懸象著明。不改其貞。地有常形。山澤通氣。不改其靜。人有常禮。

尊君父卑臣子。其儀不易。一設而不更。此謂三常。兼而一之。人君

管子 卷十 十七 花齋藏板

之道也。人君無官。兼統衆。分而職之。各有司存。人臣之事

也。君失其道。無以有其國。臣失其事。無以有其位。然

則上之畜下不妄。而下之事上不虛矣。上之畜下不

妄。則所出法制度者明也。下之事上不虛。則循義從

令者審也。上明下審。上下同德。代相序也。代更也。謂

更相序。君不失其威。下不曠其產。而莫相德也。君以威

以產供上。各有所恃。故不相德。是以上之人務德。而下之人守節。義

禮成形於上。而善下通於民。則百姓上歸親於主。而

下盡力於農矣。故曰君明相信。五官肅。士廉。農愚。商

補賦評駁辨
太清縱意容

張樞評兼分
固其事道之

周元會詩陰
德仰生語自
魏類

沈鼎新評道
德乃制令事
業之紐

何俊良評言
乃所以貴愛

利溥詩今恐
利探者又相

工愿則上下體上下各得其體也而外內別也。民性因而三

族制也。三族謂農商工也。言因上下有體。內外有別。故此三族各得其制也。夫為人君

者。磨德於人者也。君者以磨德於人。為人臣者仰生於上者也。

臣者。仰君而生。為人上者。量功而食之。以足。量其功之多少。制祿以食之。各得足。

也。為人臣者。受任而處之。以教。受任者指若食足。必設教。布政有均

民足於產。則國家豐矣。以勞受祿。則民不幸生。有勞者必

得祿。人則致死。以立功。不微倖而偷生也。刑罰不頗。則下無怨心。名正分

明。則民不惑於道。刑名職分明。則人於道不惑也。道也者。上之所以

導民也。是故道德出於君。德從君出。制令傳於相。令因相傳。事

管子 卷十 花齋藏板

業程於官。官各以其事。業程於君也。百姓之力也。胥令而動者也。

胥。視也。視令而動。則所舉不妄。

是故君人也者。無貴如其言。君以言制下。無言。則下無所稟令。故言最貴也。

人臣也者。無愛如其力。臣則宣力事君。故其力最可愛也。言下力上

君言下於臣。臣力上於君也。而臣主之道畢矣。是故主畫之。相守

之。畫。謂分別其所授事。君既畫其事。相則守而行之也。相畫之。官守之。官畫之。

民役之。官既畫之人。則役力以行其事。則又有符節印璽。典法策籍。

以相揆也。符節印璽。所以示其信也。典法策籍。所以示之制也。凡此可以考其真偽。定其是非。

故曰。以此明公道。而滅姦偽之術也。論材量能。謀德

相揆也。

而舉之。謀知其德然上之道也。專意一心守職而不

勞。不以職事下之事也。為人君者下及官中之事則

有司不任。下及官中之事則君奪為人臣者上共專

於上則人主失威。臣當上供從君之命今乃專上之

國如兩君專者擅權故主失威春通共者侵分上柄

奪上勢有重無威是故有道之君正其德以蒞民而

不言智能聰明智能聰明者下之職也所以用智能

聰明者上之道也。謂用下之上之人明其道下之人

守其職上下之分不同任而復合為一體。君為元首臣為股肱

故曰是故知善人君也。知善則謀慮深遠身善人役

管子 八卷十 花齋藏板

也。身善則材能可君身善則不公矣。君身善則智淺

任故為人役也按君任人而不自任故知善而不

賞而不忍於刑。不自用小而不公矣人君不公常惠於

國無法則民芻蕘而下比飾巧以成其私。績按此言

弊。君不身法制有常則民不散而上合竭情以納其忠。績按

善之益。是以不言智能而順事治國患解大臣之任

也不言於聰明而善人舉姦偽誅視聽者眾也。績按

君不言智解聰明以此乃臣下之職故曰大臣之任也視聽者眾也。是以為人君者坐

萬物之原而官諸生之職者也。謂授諸生之官而任

楊慎評一善也知善即聖身善則善人而已矣善居

形器之間即有私知惠而不知化非雨露霜雷之用也。以之效也。靈職則猶可

曾彥評官人
當否便生福
數

張榜評本不
正則不治道
尋其源

極慎評既諒
法而舍之說
盡世注之情

之士也。績按諸生之職。選賢論材而待之。以法舉而
得其人。坐而收其福。不可勝收也。得人則福多。官不
故不可勝收。

勝任。奔走而奉其敗事。不可勝救也。不勝任則敗廣
故不可勝救。

而國未嘗乏於勝任之士。上之明。適不足以知之。是

以明君。審知勝任之臣者也。故曰。主道得賢材。遂百

姓治。治亂在主而已矣。故曰。主身者。正德之本也。官

治者。耳目之制也。官稟君命而後行。若耳目待上
制而後用。故曰。官者耳目之制。身

立而民化。德正而官治。治官化民。其要在上。是故君

子不求於民。立身正
德而已。是以上及下之事。謂之矯。及。猶
預也。

管子
卷十
二十
花齋藏板

矯。僞也。上預下事。則
下及上之事。謂之勝。
則威權勝。

僞有餘。而實不足也。君故
為上而矯悖也。為下而勝逆也。國家有悖逆反

迂之行。背
迂。有土主民者。失其紀也。

是故別交。正分之謂理。別上下之交。
正君臣之分。順理而不失之

謂道。道德定而民有軌矣。有道之君者。善明設法而

不以私防者也。而無道之君。既已設法。則舍法而行

私者也。為人主者。釋法而行私。則為人臣者。援私以

為公。公道不違。則是私道不違者也。臣之所以為公
者。乃是私也。名

曰不違公道。便行公道。而託其私焉。寢久而不知。姦

是不違私道也。

是

劉涇評食意
侵勢大可危

楊慎評此言
似見桓之後

來

梅士亨評短

已與費中比

而設亡褒歎

與魏石父比

而周還哀姜

與慶父亂而

姦害驪姬與

三五俱而福

晉千古亂源

二獻

程敏政評甚

法奉命便能

殺民探官

心得無積乎既久行私而不知則是姦心之積也故言姦心豈復無積乎姦心之

積也其大者有侵偏殺上之禍其小者有比周内爭

之亂此其所以然者由主德不立而國無常法也主

德不立則婦人能食其意君意委曲隨於女謁若食之充口故曰婦人能食其

國無常法則大臣敢侵其勢大臣假於女之能以

規主情假因也因女之能食主婦人嬖寵假於男之

知以援外權婦人既得君之嬖寵又因大臣之智以引其外權則何為而不成也於是

乎外夫人而危太子女寵既隆又挾大臣之助故夫人被外太子見危兵亂

內作以召外寇此危君之徵也

管子 卷十 花齋藏板

是故有道之君上有五官以牧其民則衆不敢踰軌

而行矣下有五橫以揅其官則有司不敢離法而使

矣橫謂紀察之官得人人罪者也五官各有其橫曰五橫朝有定度衡儀以尊

主位正衡衣服縵繞盡有法度縵繞古衮冕字則君體法而立

矣體猶依也君據法而出令有司奉命而行事百姓順上

而成俗著久而為常著明而且久積習而為常也犯俗離教者衆

共姦之衆以離教為姦而罪之也則為上者佚矣天子出令於天

下諸侯受令於天子大夫受令於君子受令於父母

下聽其上弟聽其兄此至順矣衡石一稱斗斛一量

丈尺一綽制。所謂同律度量衡也。經古准字。准節律度量也。謂丈尺各有准限也。戈兵

一度書同名。車同軌。此至正也。從順獨逆。從正獨辟。

此猶夜有求而得火也。衆皆從順而有獨逆者。衆皆從正而有獨僻者。必為順正

者所伏也。姦僞之人無所伏矣。此先王之所以一民心也。

是故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慶之於天子。諸侯

有善讓於天。大夫有善納之於君。民有善本於父。慶

之於長老。此道法之所從來。是治本也。道法以讓為主。是故

歲一言者。君也。謂正歲之朝。布之懸象。時省者。相也。月稽者。官

也。務四支之力。修耕農之業。以待令者。庶人也是故。

管子 卷十 花齋藏板

百姓量其力於父兄之間。聽其言於君臣之義。而官

論其德能而待之。謂百吏之官。各論其德能。以待君命。續按此言庶人。大夫比

官中之事。不言其外。而相為常具以給之。具論衆官之法制也。

續按此相總要者。相無常官。所以總統百吏之要。官謀士量實義美

匡請所疑。士。事也。官各謀其職事也。又當量實。宜其有美善者。用匡於所疑。必陳而請之也。

按此上而君發其明府之法。瑤以稽之。府。謂百吏所居之官曹也。

言相立府必有明法。故曰明府之法。瑤。君所與臣。立三階

為信者。珪璧之屬也。又必合其瑤以考之也。立三階

之上。南面而受目也。續按此以上言君明府之法。君之路寢前有三階。要謂百吏之法。

也。稽考其合否。瑤或疑端字誤。春通。王制。謂以歲之

朱養和評天
子至庶人惟
讓為道法

李泌評習古
手字

朱養純評官
庶人言官言
相而歸到君
削然芙蓉出
匪

黃震評道能
立生治以重

成質于天子。是以上有餘日。上唯受要。故有餘日。而官勝其任。是受要也。各理其職。時令不淫。而百姓肅給。言其敬。而供土。唯此上有法制。下有分職也。

道者誠人之姓也。非在人也。姓。生也。言道立人之生。人之所從出。故非在人。道猶言也。聖王善知。道理。故言而相告也。而聖王明君善知而道之者也。

春通。道由也。是故治民有常道。而生財有常法。道也。知而行之。

者萬物之要也。為人君者執要而待之。則下雖有姦

偽之心。不敢殺也。不敢殺君。夫道者虛設。道無形而善。應。故曰虛設。其

人在則通。其人亡則塞者也。非茲是無以理人。非茲

管子 卷十 花齋藏板

是無以生財。前茲是謂其道。民治財育。其福歸於上。是以知

明君之重道法。而輕其國也。得道之真。以理身。縮。餘。以理國家。故重道而輕。

國。故君一國者。其道君之也。道可為君。故君一國。王天下者。其

道王之也。道可王。故王天下。大王天下。小君一國。其道臨之

也。其道足以臨。是以其所欲者。能得諸民。君之所欲。國與天下也。

今其所惡者。能除諸民。君之所惡。亦順之而除。所欲者。能得諸

民。故賢材遂。所惡者能除。諸民故姦偽省。如冶之於

金。陶之於埴。制在工也。廢置之由君。若金埴之由工也。

是故將與之。惠厚不能供。謂欲與人。雖有惠。將殺之。厚之意。財不能供。

張嶠評道歸
諸好惡方實

趙用賢評將
與之二句是

實留詩也

郭正域評不
留不宿故恩
流而人就

楊慎評曲誤
中語

沈維垣評合
聽所以一體

孔穎達評參
霍六龍

嚴威不能振謂欲殺人以致其理然而嚴或銷縮不能振起也嚴威不能振

惠厚不能供聲實有聞也或有聲無實或有實無聲聲實聞礙故不供不振也

有善者不留其賞故民不私其利善必得賞私利何為有過者

不宿其罰故民不疾其威宿猶停也罰得其過則威人不疾其威疾怨也

罰之制無踰於民因人所欲罰而罰之故不踰於人也則人歸親於上

矣如天雨然澤下地生上地澤從上降潤有一尺則苗從下生上引一尺澤

下降苗上引猶君恩下流人心上就也

是以官人家事人不事獨立而無稽者人主之位也君者與人之官而不自官授人之事而不自事獨立於無

過之地臣下莫得而稽之如此者人主之位也先王之在天下也民比之神

管子 卷十 二十四 花齋藏板

明之德先王善牧之於民者也夫民別而聽之則愚

別而聽之則各信其合而聽之則得合而聽之則愚

一左暗莫之發故愚合而聽之則得合而聽之則愚

濟芻蕘之言賢聖夫相輔可否相雖有湯武之德復合於市人之言

是以明君順人心安情性而發於衆心之所聚聚謂同所

歸是以令出而不稽稽留也刑設而不用人不犯法故無所用刑

先王善與民為一體以百姓心為心故曰一體與民為一體則是

以國守國以民守民也一國同一心然則民不便為

非矣為非則失利故不便雖有明君百步之外聽而不聞耳聽有所聞之堵牆窺而不見也日視有所窺而名為明君者君

善。用。其。臣。臣。善。納。其。忠。也。君能善用，臣能善納，則何聽而不聞，何視而不見，耳目不壅，非信以繼信，善以傳善。君善而臣傳之，是以明而何也。

四。海。之。內。可。得。而。治。是。以。明。君。之。舉。其。下。也。盡。知。其。短。長。知。其。所。不。能。益。若。任。之。以。事。夫任人以事者，必釋其可否，君之舉

臣。亦。猶。賢。人。之。臣。其。主。也。盡。知。短。長。與。身。力。之。所。不。是。也。夫授人官者，亦

至。謂。知。君。之。短。長。及。若。量。能。而。授。官。夫授人官者，亦擇其可否，臣之

擇。事。亦。猶。是。也。上。以。此。畜。下。而。畜。之。下。以。此。事。上。而。事。之。擇其可畜，擇其可

也。上。下。交。期。於。正。君有賢臣，臣有令主，欲求不正，其可得乎。則。百。姓。男。女。

皆。與。治。焉。君臣正，則百姓無自為淫僻也。

管子 卷十 花齋藏板

朱長春評：交論君臣共治，而君又統臣。主治者也。篇中往往注意歸重焉。有本之論議，亦甚平正。頗

合道術。不為名法家。察數刻核苛言。書中政言之可攬采者。文雖不甚古。亦嚴勁典制。順不比濫。切

不入急。當在荀韓之上也。可謂一篇文字中間。一二段。脈絡稍不聯屬。戰國子書。多如此者。

梅士亭評：此篇言為君者。緣道法以為治。授任而責成者。君也。効職而共令者。臣也。望表而從正者。

民也。苟人君之道。揆不立。舍法而行私。則為臣者。援私以為法。於是乎內漏意於女寵。而外竊柄於

大臣。內外朋姦。而國不亡者。未之有也。夫治生於法。法出於道。道合於民心。民無私。則公君無私。則

聖。故能合聽於民者。善治國者也。

管子卷第十一

唐 臨菑房玄齡 註釋

明西湖 沈禹新自玉

叅評

蘆泉劉 績 增註 朱養純元一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君臣下第三十一 短語五

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別。未有夫婦妃匹之合。獸處羣居。以力相征。若野獸之處以羣。而居力疆者。征於弱也。於是智者詐愚。彊者凌弱。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故智者假衆力以禁彊。虐而暴人止。智者。即聖王也。為民典利除害。正民之德。正人。

管子 卷十一 花齋藏板

之邪。而民師之。師。智也。是故道術德行出於賢人。賢人。知道者。

術德行。其從義理。兆形於民心。則民反道矣。道術。既出。故莫不從義而順理。理之極。則無姦僻之事。始見於人心。則人無不道矣。績。按反。覆還也。言民有所趨向。則反道。

名物處違。是非之分。則賞罰行矣。人既反道。故以正其善惡之物。處其背理之違。則為是非者。自分矣。是非既分。故行賞罰。以當其功過也。績。按處。名物為是。違名物為非。

上下設民生體。而國都立矣。上下既設。人則生其貴賤之禮。故國都立也。

是故國之所以為國者。民體以為國。貴賤成禮。方乃為國。君之所以為君者。賞罰以為君。無賞罰。則君不足貴。致賞則匱。致罰則虐。罰而無財。匱則虐。財匱而令虐。所以失其民也。是故明君

宋長春評吐口便術本

色亦是援聖入法將無為

呈王解朝子

沈禹新評揭

出賞罰正為

卷道者定起

豈評給上
信下要衡賞
罰

朱長春評水
液而上二語

可以印道
揚慎評威德
合而民心之
搖盡

朱養純評度
功罪相當故
不讓而相從

審居處之教而民可使人從教居治戰勝守固者也

居處既治戰則勝守則固績披言明不致賞罰但夫

審教可使民居國則治以戰則勝以守則國也

賞重則上不給也賞重則費用多故不給也罰虐則下不信也令

則人無所措手是故明君飾食飲弔傷之禮飲食謂

足故不信也謂喪而物屬之者也禮行則是故厲之以八政八政

祭也而物屬之者也物親也是故厲之以八政謂洪

範之八政表貴賤也富之以國裏裏謂財貨

用則天下可致也天下道其道則至若得名道不道

其道則不至也夫水波而上盡其搖而復下其勢固

管子 卷十一 花齋藏板

然者也言水波湧而上既盡其勢還復搖動歸下而

也故德之以懷也威之以畏也則天下歸之矣有道

之國發號出令而夫婦盡歸親於上矣布法出憲而

賢人烈士盡功能於上矣千里之內束布之罰束謂

布謂錢也古者罰刑或令出錢帛也績一畝之富盡

按此即宅不種桑麻者有里布之類

可知也賢人為之視治斧鉞者不敢讓刑讓猶拒也

刑也治軒冕者不敢讓賞賞當其功墳然若一父之

子若一家之實義禮明也墳順貌或刑賞之莫敢違

如此者禮夫下不戴其上臣不戴其君則賢人不來

淳水心評侵則禮義不明故危

蘇賦評君亂敵臣騰通以子敵

朱養和評五者正以防侵去危

上下不交。賢人不來。則百姓不用。百姓無賢人。則不知所歸。故百姓不用。百姓不用。則天下不至。無邪將何至哉。故曰德

四。語。妙。君德見侵。論侵則有功者危。論議侵理。則

有功。令侵則官危。行故官危也。刑侵則百姓危。刑侵則無

幸受戮。故百姓危也。而明君者。審禁淫侵者也。上無淫侵之論。

則下無冀幸之心矣。為人君者。倍道弃法。而好行私。

謂之亂。為人臣者。變故易常。而巧官以諂上。謂之騰。

騰。謂凌駕於君。亂至則虐。騰至則北。騰至則摧降。故敗北。四者有一至。

敗敵人謀之。四者。則上之四危也。則故春通則故。猶是故。施舍優。猶以

管子 八卷十一 二一 花齋藏板

濟亂則百姓悅。言施恩厚。舍罪罰。二者優厚。雖非用法。猶能濟亂。故百姓悅之也。選

賢遂材而禮孝弟。則姦僞止。遂。要淫佚。別男女。則通

亂隔。要。謂遮止之也。言能止淫佚。別男女。則雖先通亂。令能隔阂也。貴賤有義。倫等

不踰。則有功者勸。國有常式。故法不隱。則下無怨心。

隱。謂伏而不行。此五者。興德匡過。存國定民之道也。夫君人

者。有大過。臣人者。有大罪。國所有也。國之所民所君

也。民者。已之所君。有國君民。而使民所惡制之。此一過也。言

惡君之制已。民有三務。不布其民。非其民也。三務。謂

此亦君之過。務農人不務三。則餓餓。民非其民。則不可以守戰。此

成變。故民非其民也。民非其民。則不可以守戰。此

孔穎達評沐
口浴月自實
三

沈嘉新評上
下相爲用左
無倒亂之病

楊慎評沈疑
上下而收民
事

程敏政評校
扁前貴一種
人主最易感溺

趙用資評言
刑罰數加於

君人者二過也。夫臣人者受君高爵重祿治大官倍

其官遺其事穆君之色。穆猶悅也。從其欲阿而勝之。阿曲也。巧

言令色委曲從君至於動也。剛斬以勝之。其終或至於篡殺故曰阿而勝之也。此臣人之大

罪也。君有過而不改謂之倒。臣當罪而不誅謂之亂。

君爲倒。君臣爲亂。臣國家之衰也可坐而待之。是故

有道之君者執本相執要大夫執法以牧其羣。臣羣

臣盡智竭力以役其上。謂給上之役也。四守者得則治易則

亂。故不可不明設而守固。明設上四法固而守之。昔者聖王本

厚民生審知禍福之所生是故慎小事微違非索辯

管子 卷十一 花齋藏板

以根之。謂有違非必尋索分辯得其根而止之也。然則躁作姦邪僞詐之

人不敢試也。不敢爲非以嘗君。此禮正民之道也。制禮者用此道以正

人。人古者有二言牆有身伏寇在側牆有耳者微謀外

泄之謂也。伏寇在側者沈疑得民之道也。微謀之泄

也。狡婦襲主之請而資游惡也。襲入也。謂狡婦妖蠱人主遂行請謁所請

既從外資游說。爲姦惡者也。沈疑之得民也者前貴而後賤者爲

之驅也。所驅役之人前得貴寵今忽淪賤然賤者必思貴常伺君以興福故謂之伏寇也。明

君在上便僻不能食其意。便僻者不能諂君以得意故曰不能食其意也。刑

罰亟近也。既不能得君意故刑罰數也。大臣不能侵其勢。不能侵君之勢。

近侍故便辟不能食其意此黨者必誅之故大臣不能侵其勢

沈鼎新評緩急出其手則太阿倒持視執本執要法之朝何如

朱長春評先其君四者總屬中央之人

此黨者誅明也君明故此黨者誅之為人君者能遠讒諂廢比

黨淫悖行食之徒行食游食無爵列於朝者此止詐拘姦

厚國存身之道也為人上者制羣臣百姓通中央之

人和中央之人謂君之左右也左右與君和之也是以中央之人臣主之

參左右之人在臣主之間參會其事者也制令之布於民也必由中央

之人中央之人以緩為急急可以取威君雖曰緩左右行之乃為急故能以急為緩

取威也君雖曰急左右行以急為緩故能惠人威

惠遷於下則為人上者危矣賢不肖之知於上必由

中央之人財力之貢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能易賢不

肖而可威實賢謂之不肖實不肖謂之賢故曰易賢不肖也黨於下春通能易有威

矣易之是有能以民之財力上陷其主而可以為勞

於下用人財力上以陷主即於下以為勞春通有原有又讀如十有幾年兼上下以環

其私上則擅君之柄下則用人材力上之利皆用遶身故曰環其私也爵制而不可

加則為人上者危矣勢既凌君故爵制不能加也績按爵謂前不肖之知而加爵位

也制謂前財力之貢而有定制也中人既皆罔上誣

下以全其私是人主之爵制不加於人君失柄而危

矣先其君以善者侵其賞而奪之實者也先君行善則先君行善是侵君

之富實也先其君以惡者侵其刑而奪之威者也假說妖妄之言以惑衆如此者欲脅君也鬱令而

管子 卷十一

五 花齋藏板

岳正評曰
曰幽君之弱
殊極矣

趙定宇評始
於患不與其
事即下患而
不勞也視其
事不規其道
即下勞而不
患也
楊慎評下歷

上心以為刑
是謂以刑後
心

何潛評運圓
勢方始能和
信以成禮

不出者幽其君者也出行者將徵幽君也四者一作
而上下不知也則國之危可坐而待也神聖者王仁

智者君武勇者長此天之道入之情也天道人情通

者質寵者從此數之因也質主也。能通於天道人情者。可以為主。其不能通。但

寵貴之者。可以為從謂臣也。是故始於患者不與其

言臣主數因此通而立也。言初始謀慮而憂患者。乃行

事親其事者不規其道。言初始謀慮而憂患者。乃行其事。令人為之。而不自預。此

也。謂君是以為人上者患而不勞也。百姓勞而不患也。

君臣上下之分素則禮制立矣。是故以人後上。人謂百姓

百姓勞其身。以力後明。謂臣勤力役用。其明而理職位。以刑役心。刑法

供上之役也。管子 卷十一 六 花齋藏板

也。君則役心以出法制也。績按以人後上。自君臣言。

以力後明。自等類言。以刑後心。自一身言。刑作形下

同。此物之理也。心道進退。心則度量可。不故進退也。而刑道滔起。

滔謂充也。起謂逸巡曲也。設法有。進退者主制。君心

當不。故有合成也。起。區言切。走也。進退者主制。君心

所以主。滔起者主勞。主勞者方。主制者圓。君臣之道。王得制者。

其事必有。圓者運。運者通。通則和。圓謂君道也。圓而

方有圓也。圓者運。運者通。通則和。圓謂君道也。圓而

通者必暢。方者執。執者固。固則信。方謂臣道也。方而

故和之也。方者執。執者固。固則信。方謂臣道也。方而

則固固而不。君以利。利。君道和。臣以節。信。臣則

妄則信也。君以利。利。君道和。臣以節。信。臣則

下無邪矣。故曰君人者制仁。臣人者守信。此言上下

之禮也。君之在國都也。若心之在身體也。道德定於

劉勰評戒心
動外語名藻

上則百姓化於下矣。戒心形於內。戒慎之心。成於內。則容貌

動於外矣。正也者。所以明其德。必正然。後德明。知得諸已。知

得諸民。從其理也。於已既不失。於人必不妄。如此者。從理故也。知失諸民

退而修諸已。反其本也。有失於人。必修已。自責。如此者。反其本也。所求於

已者多。故德行立。求已多者。必進德。修業。故德行立也。所求於人者少。

故民輕給之。求人者少。必薄賦。歛。故人輕於給也。故君人者上注。臣人

者下注。上注者。紀天時。務民力。上注。謂注意於上天。故紀要天時。務全人

力也。下注者。發地利。足財用也。下注。謂注意於下地。故發典地利。足於財用也。

故能飾大義。審時節。上以禮神明。下以義輔佐者。所用

管子 卷十一 七 花齋藏板

輔佐。皆得其宜。明君之道。能據法而不阿。上以匡主之過。下

以振民之病者。忠臣之所行也。明君在上。忠臣佐之

則齊民以政刑。牽於衣食之利。君明臣忠。明國理。國理則人重生。故人皆

以養其形。而牽擊於衣食之利也。塞。止也。易故愿而易塞。用法止也。

君子食於道。春通。上束於國之政刑。下牽於已衣食。循法樂生。而無携心。故愿而易塞。君子食於道

小人食於力。分民。食道力不同。故日分民也。威無勢也。無所立。必

勢。然後事無為也。無所生。後有所生。若此。則國平而

義省矣。君子小人。既食於道力。邪惡之人。復無所立。故國平而義省。君子食於道

則義審而禮明。義不審。則義審而禮明。則倫等不踰。

朱養純評易
莫易塞正見
法利處

沈鼎新評上
注天下注地
故能據法而
匡振

姚樞評食道
食力各有所
歸

雖有偏卒之大夫不敢有幸心（泰通）大國三軍次二

軍者挾兵易軍偏卒大夫之將一亂常多幸心則上無危矣國既明禮義倫等不踰雖

幸亂心齊民食於力則作本作本者衆農以聽命是

以明君立世民之制於上猶草木之制於時也草木

時然故民迂則流之人太迂則不民流通則迂之人

後生故民迂則流之行則流通之民流通則迂之太

流蕩則決之則行塞之則止雖有明君能決之又

塞之決之則君子行於禮塞之則小人篤於農君子

行於禮則上尊而民順小民篤於農則財厚而備足

上尊而民順財厚而備足四者備體謂備具頃時而

管子

王不難矣四肢六道身之體也四肢謂手足也六道

四正五官國之體也四正謂君臣父子五四肢不

通六道不達曰失四正不正五官不官曰亂是故國

君聘妻於異姓設為姪娣命婦宮女盡有法制所以

治其內也明男女之別昭嫌疑之節所以防其姦也

是以中外不通讒慝不生婦言不及官中之事而諸

臣子弟無宮中之交此先王所以明德圉姦昭公威

私也明立寵設不以逐子傷義明立正嫡設其貴寵

不傷禮私愛驩勢不竝倫嫡子者所以傳重也故禮

許私愛雖驩之超異可也

通賢評言

應子為九第

者雖有才行

氣亦不足以義也

黃震評正四
正官五官所
以成體

卷十一

花齋藏板

逐嫡子而傷節子之勢終不爵位雖尊禮無不行言嫡子爵位雖
義故禮衰隆得與之並倫也復尊異必須行
而不敢並適之以選為都倭冒之以衣服旌之以章旗所以重其
子爵位尊而禮也威也所立之嫡必選其都雅俊好者又以美衣麗服
也覆習之章表旌幟旌異之凡此皆所以重嫡子
無所作然則兄弟無間郊讒人不敢作矣嫡威重則兄
其讒矣故其立相也陳功而加以以德論勞而昭之弟和故讒人

以法參任相德而周舉之尊勢而明信之其謂國相則功德兩
兼勞法獲美於此四者參驗伍偶相與俱得其是以下之人無諫死之詔君明相賢必從說如
無鬱怨之心聚立謂天下會同也各得其所故無怨

管子在之不當而如此則國平而民無患矣愚姦惡者其
選賢遂材也舉德以就死不類無德舉有德者以就
之人舉能以就官不類無能以德身勞不以傷年有
者超於上列使在有功勞者之前故曰有德掩勞苟
有德雖年未至而亦將用之不以年少為之傷也春
通傷年如聖如此則上無困而民不幸生矣有功能
書之循資必賞用

之故人不以國之所以亂者四其所以亾者二內有
疑妻之妾此宮亂也庶有疑適之子此家亂也朝有
疑相之臣此國亂也任官無能此眾亂也四者無別
無別謂妻妾嫡庶等不分主失其體羣官朋黨以懷
別也四者即上四亂也

况維垣評舉
德能而又不
類極為詳覈

朱養和評無
疑故四亂生

楊悅評失族
失援不亡何
疾

楊務評此數
切中膏肓

其私則失族矣。國亡則宗族隨之。故曰失族也。國之幾臣。春通幾臣。權疑主而

操機術。陰與敵約謀。陰約閉謀以相待也。則失援矣。臣下陰為

要結。其所謀者。閉而不泄。以此相待。失族於內。失援

於外。此二亾也。故妻必定。子必正。相必直。立以聽。春通

相以直道。官必中信。以敬。故曰有宮中之亂。有兄弟

之亂。有大臣之亂。有中民之亂。中民。謂百吏之屬也。有小人

之亂。五者一作。則為人上者危矣。宮中亂曰妬紛。言積

然。所以亂。春通。並后多寵。而羣妬。桓之。兄弟亂曰黨

如夫人。五。公子晉之里荀狐趙呂卻。兄弟亂曰黨

偏。黨偏。則疆弱。相凌。故亂也。大臣亂曰稱述。各稱述其已德之長。而不相讓。則亂也。春

管子 卷十一 十 花齋藏板

通。後世所云稱頌大臣功德。恭操之於。中民亂曰讐

漢。春秋田氏之於齊。晏子云。式歌且舞。中民亂曰讐

諄。謂以智詐讐。小民亂曰財匱。賦稅重。則財匱。故亂。財匱生薄

財不供。則禮。讐諄生慢。不重淳質。而智詐。稱述黨偏

義息。故薄也。妬紛生變。此三者。或生篡君。恐讐之。此其慳也。稱述黨偏

則內定矣。正嫡庶之名。稽妻妾之疑。不正者之黨。數取其偏近者。而刑殺之。如此。則黨偏妬紛

之變息。順大臣以功。順中民以行。順小民以務。順用其務

故內定。農則國豐矣。三者各稱其所。審天時。天時各宜也。物地生

也。則國豐矣。順故國豐也。審天時。有宜也。物地生

以輯民力。禁淫務。緇文刻。勸農功。以職其無事。無事

令得。則小民治矣。上稽之以數。謂上欲有所徵發。必考其定數。以命之也。

李泌評衆風
詭殊解異

下十五以徵既得其定數下其近其罪伏春通罪伏

文以固其意日期既近尚有不供者則加之鄉樹之

師以遂其學每鄉必立之官之以其能及年而舉則

士反行矣舉而有材能者則授之以官既其年矣則

稱德度功勸其所能若稽之以衆風春通風行草偃

所以稽風衆也吏政易歸民風難變若任以社稷之任既稱其德又度

不可不知矣既知其能順而考之或使之莅衆以若

立風化其初能尤高者或授之以社稷之任者也若

此則士反於情矣有能必任之以職

朱長春評是先秦荀韓間一篇長議論文字管子大都宜精言以刻新為奇

管子 入卷十一 十一 花齋藏板

小稱第三十二 稱舉也小舉其過則當權而改之

短語六

張榜評娟娟乎其觀也奕奕乎其學也津津乎其液也

丹青在山民知而取之美珠在淵民知而取之

丹青與珠各有可用之性故雖在山泉而藏是以我

人猶知而取之况在於人懷善而不知乎

有過為而民毋過命我身有過為人必知而名民之

觀也察矣不可遁逃有過必知故以為不善故我有

善則立譽我有過則立毀我當民之毀譽也則莫

歸問於家矣人既毀譽則已之善惡審矣故不復問家問家則左右佞媚者善掩其過而飾

趙用賢評以高不善句言人之觀我其明豈可逃遁以為不善

為慎評以俊

巨出聲語

張榜訂上住
嶄然下起笑
然却如正棲

楊慎評與陰
符機在日同
秀發帶氣充

舉頭動若春
流又曰清濁
同化似匪聖
之後願

沈鼎新評同
託而美惡異

安能名遂

楊慎評若認
定此語喻聖
之外破則理
解耳所謂雖
愛而猶難西
施尚不可暴
况惡爾乎文
意甚妙解外
則得

其非也春通鼓鐘聲聞故先王畏民民之毀譽必當

但問外聲不問宮鼓謂君自行善持名操名去人無

不弱也君既行惡即是持名雖有天子諸侯民皆操

名而去之去人無善可稱故弱則捐其地而走矣皆持其名而去於人則

而去其地故先王畏民無善名則弃在於身者孰為利

氣與目為利氣也者所以生全其形目也者所以獨

通氣者神之運日者神之舍氣與氣交通目與目交

志神回邪曲直善惡之分各以類相見也故曰氣一動

不掩聖人得利而託焉故民重而名遂精而又神

託而行善則譽滿天下故人重而名遂也我亦託焉聖人託可好我託可

管子八卷十一十二花齋藏板

惡以來美名又可得乎我託可惡我雖託氣濁而不

此招來美名其可得乎續按別本註聖人託之而行

善故可好我託之所行皆可惡又安能美名招來乎

愛且不能為我能也託氣既濁雖令人愛猶毛疇西

施天下之美人也盛怨氣於面不能以為可好雖美

而面有怨氣亦不能為可好喻我且惡面而盛怨氣

焉怨氣見於面惡言出於口去惡充皆以惡事充

以求美名又可得乎喻人君既內無聖德外甚矣百

姓之惡人之有餘忌也惡人不善是以長者斷之短

者續之滿者洩之虛者實之洩虛也長滿者人所忌

梅士孝評不
善不歸入更
難然惟仁故
能彊惠

張嶠評有來
懼方有往喜

沈鼎新評陡
然入翰卿雲
灑兮亂縷縷
兮

者人之所好故或續之或
實之也所謂無過不及也
管子曰善罪身者民不得
罪也成湯罪已故不能罪身者民罪之桀紂罪人故
稱身之過者彊也稱身之過即治身之節者惠也懷

之人然後理不以不善歸人者仁也不以不善之事
身節故曰惠歸之於人如此

也故明王有過則反之於身有善則歸之於民有
過而反之身則身懼過反於身則有善而歸之民則

民喜民得善其真語來懼身過來則此明王
故喜也善往則來懼身懼身也

之所以治民也今夫桀紂不然有善則反之於身有

過則歸之於民歸之於民則民怒反之於身則身驕

管子 入卷十一 十三花齋藏板

往怒民來驕身此其所以失身也故明王懼聲以感

耳人以惡聲懼已耳聞懼氣以感目人以惡氣懼已

不敢而感則心不敢念非懼氣以感目目見而感則身

不感感字妙以此二者有天下矣可毋慎乎匠人有以感斤

櫛故繩可得料也羿有以感弓矢故彀可得中也造

父有以感轡筴故邀獸可及遠道可致彀謂射質棲

深得其妙有既感字妙絕天下者無常亂無常治不善人在則亂

應於心者也既感字妙絕天下者無常亂無常治不善人在則亂

善人在則治在於既善所以感之也既盡也天下所

內外盡善感既感字妙絕管子曰修恭遜敬愛辭讓除怨無爭以
之於人也既感字妙絕管子曰修恭遜敬愛辭讓除怨無爭以
相逆也逆迎也謂用此恭則不失於人矣遜以接人

孔穎達評語
自矜貴

嘗試多怨爭利相為不遜則不得其身苟為不遜身尚不得况於

乎大哉恭遜敬愛之道吉事可以入察凶事可以居

喪大以理天下而不益也直用恭遜敬愛足以理天下更不須益小以

治一人而不損也雖復一身用恭遜敬愛理之纔可足耳亦不須損也嘗試往

之中國諸夏蠻夷之國以及禽獸昆蟲皆待此而為

治亂有恭遜敬愛則理無之則亂也澤之身則榮去之身則辱恭遜敬愛

身之粉澤也故在身則榮去身則辱也審行之身毋怠雖夷貉之民可

化而使之愛夷貉之人殘戾凶暴苟以恭遜敬愛化之可使生愛審去之身雖

兄弟父母可化而使之惡父母兄弟恩情結固苟無恭遜敬愛化之可令生惡

管子 卷十一 花齋藏板

故之身者使之愛惡之是也同是此身有恭遜敬愛則愛無之則惡名者使

之榮辱同是此身之名有恭遜敬愛則榮無之則辱也此其變名物也如天

如地言恭敬遜愛可以變化愛惡榮辱名物之善惡如天地之生殺也故先王曰道

道者貴作變化也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

若不可諱而不起此病也仲父亦將何以詔寡人管

仲對曰微君之命臣也故臣且謁之謁謂有所告之也雖然

君猶不能行也恐其不從故以此言抑之公曰仲父命寡人東寡

人東令寡人西寡人西仲父之命於寡人寡人敢不

從乎管仲攝衣冠起對曰臣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堂

乘長春評有
蕭以下又極
拾傳益定非
一篇

張榜評此
管子之言也
此後後人追
叙也然前後
亦有微脈可
思

榆士亭評管
子嘗遊開方
於衛至死乃
觀桓公遠之

諱御得其道
天下狙詐咸
作使世不患
有開方患無
管子耳至於
易牙豎刁堂
巫刑身殺子
愈益惡而無
所用之棄士
也

柯潛評唯許
不能久故貴
拙誠

劉繩誣畢竟
悅睚四臣

巫公子開方夫易牙以調和事公公曰惟烝嬰兒之

未嘗於是烝其首子而獻之公人情非不愛其子也

於子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喜官而妬豎刁自刑而

為公治內人情非不愛其身也於身之不愛將何有

於公公子開方事公十五年不歸視其親齊衛之間

不容數日之行臣聞之務為不久務時為事久必發揚之也蓋虛

不長覆蓋虛妄不得長掩謂上三士皆務為蓋虛者其姦情終當彰露也春通務為矯意勉務其所

為非其質矣外以務為內以蓋虛自古大好小人其

之尤未有不由此塗亦未有不死見本性者也其

生不長者其死必不終其所行之行所長之性其至於死必將改復本情未有能

管子 卷十一

十五 花齋藏板

終為意也言三士之忠皆偽忠耳必將復其不忠春

演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失而反其真也其生不長其

死必不終偽而露其真也反者情久極而歸性露者

性久蓋而歸情性與情同出而異實天人交標其半

我生之天為先我行之天為後先常不離人後常欲

去人一失一偽一反一露天之乘人而出入機也唯

至聖極惡無出入其中則曹桓公曰善管仲死已葬

操之香履漢武之輪臺不如公憎四子者廢之官逐堂巫而苛病起兵

逐之而公有煩苛之病起逐易牙而味不至逐豎刁

而宮中亂逐公子開方而朝不治桓公曰嗟聖人固

有悖乎四子既逐而有四闕故以管仲為悖乃復四子者處暮年四子

作難圍公一室不得出置公一室之中而有一婦人圍之故不得出也

郭正域評桓公自貽伊戚

黃震評不謹微杜漸以至此

沈鼎新評又引鮑叔語見公不能用

張榜評餘情嫻嫻

遂從竇入得至公所公曰吾飢而欲食渴而欲飲不

可得其故何也婦人對曰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闞方

四人分齊國塗十日不通矣既有兵難故國之道塗行旅十日不得通也

公子開方以書社七百下衛矣古者羣居二十五家則共置社謂以社數

書於策謂用此七百之書社降下於衛矣食將不得矣作亂欲公之死故不給之食公

曰嗟茲乎聖人之言長乎哉言其所見者遠死者無知則已

若有知吾何面目以見仲父於地下乃援素幘以裹

首而絕幘所以覆軀也死十一日蟲出於戶乃知桓公之死

也葬以楊門之扇謂用門扇以掩屍也桓公之所以身死十一

管子 卷十一 十六 花齋藏板

日蟲出戶而不收者以不終用賢也桓公管仲鮑叔

牙甯武四人飲飲酣桓公謂鮑叔牙曰闔不起為寡

人壽乎奉尊者酒祝令增壽鮑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毋忘出

如莒時也使管子毋忘束縛在魯也使甯戚毋忘飯

牛車下也桓公辟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

夫子之言則國之社稷必不危矣

朱長春評奇造精刻管子書本行也如是佳不則累想亦如是真不則厲此小稱三舉管子曰其有意乎為言也精遠文深入儒錯道都非法家之論

修治兩可服之第曰短語其體可短不可修可小

稱不可

大議

桓士亭評此篇言君有過貴自稱而自治之自稱則無覆慝自治則無宿愆然其作始也必簡其將畢也必巨故明王懼聲以感耳懼氣以感目謹其微也桓公悅四諛臣而不能終遠可謂不能謹微者矣故露尸出蟲為天下笑有如鮑叔牙之以能其直事爭於君前也何念之不謹也此叙書者之意也

四稱第三十三

謂稱有道之君無道之君有道之臣無道之臣以戒桓公

短語七

本長春評定
漢比併書中
考品

桓公問於管子曰寡人幼弱昏愚不通諸侯四鄰之

義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

子對曰夷吾之所能與所不能盡在君所矣君胡有

管子

八卷十一

十七
花齋藏板

辱令

言已能皆盡之於君無所隱藏
今何勞辱君令而後已言之乎

桓公又問曰

仲父寡人幼弱昏愚不通四鄰諸侯之義仲父不當

盡告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

聞之於徐伯曰昔者有道之君敬其山川宗廟社稷

及至先故之大臣收聚以忠而大富之

先故之臣謂
祖考時舊臣

也今以忠誠收聚而
而語詞將聯
文章又是一

固其武臣宣用其力聖人在前

貞廉在側競稱於義上下皆飾形正明察四時不貸

民亦不憂五穀蕃殖外內均和諸侯臣伏國家安寧

不用兵革受其幣帛以懷其德昭受其令以為法

桓士亭評論
有道無道君
臣意旨周匝
而語詞將聯
文章又是一

孔穎達評思
此無道足規
夏危

鄰國以幣帛來聘當欲之以懷來有德其
或以制令來告者則君受之以為法式乎此亦可謂
昔者有道之君也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已語

我昔者有道之君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君乎

吾亦鑒焉管子對曰今若君之美好而宣通也既官

職美道又何以聞惡為言君既美好宣通官又合於
美道修而行之自可為理何

須聞於惡事乎以此桓公曰是何言邪以繡緣繡吾

何以知其美也以素緣素吾何以知其善也仲父已

語我其善而不語我其惡吾豈知善之為善也管子

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君大其宮室

管子 八卷十一 十八 花齋藏板

高其臺榭良臣不使讒賊是舍舍止也謂止讒賊
於其旁與之近也有

家不治借人為圖言自不能理其
家借他人圖也政令不善墨墨若

夜言其昏闇
之甚也辟若野獸無所朝處野獸各恣意為生
不相統屬故無朝

不修天道不鑒四方有家不治辟若生狂狂惑者
失其性

不分善惡也眾所怨詛詛祝
之也希不滅亡進其諛優繁其鐘

鼓流於博塞戲其工瞽誅其良臣赦其婦女唯與婦
女為赦

從也獠獵畢弋暴遇諸父其所接遇諸
父惟以凶暴馳騁無度戲樂

笑語式政既輟刑罰則烈言其法式之政既已輟
曲至於刑罰惟益酷烈內

削其民以為攻伐反以削生
為伐功也辟猶漏釜豈能無竭

卷絕評鋪
法基法後
習亂實既
以源丹并復
卷六〇語語
轉動

張嶠評又問
臣極周揚

曾彥評育賢
去讒是大有

葉水心評有
憂臣服之千
古一德之誼

張榜評假寵
語已盡其情

則江海不能滿。此亦可謂昔者無道之君矣。桓公曰：故必有竭也。

善哉。桓公曰：仲父既已語我昔者有道之君與昔者

無道之君矣。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臣乎。吾

以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徐伯曰：昔者有道之臣

委質為臣，不實事左右。賓敬也。君知則任，不知則已。若

有事，必圖國家，徧其發揮。良臣皆私其所有，必能於國家及其發，又會徧之也。

續按：別本註：盡已之能，發揮於政事。循其祖德，辯其順逆，推育賢人，讒

慝不作。事君有義，使下有禮，貴賤相親。若兄若弟，忠

於國家，上下得體。居處則思義，語言則謀謨，動作則

管子 八卷十一 十九 花齋藏板

事居國則富，處軍則克，臨難據事，雖死不悔。近君為

拂，遠君為輔，義以與交，廉以與處。臨官則治，酒食則

慈。一作辭。不謗其君，不毀其辭。君若有過，進諫不疑。君

若有憂，則臣服之。服，行也。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臣矣。

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以語我昔者有道之臣

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臣乎。吾亦鑒焉。管子對

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臣，委質為臣，賓

事左右，執說以進，不斬亡已。執，佞說以進於君，專固寵位，無求去也。遂

進不遲。所謂知進，所謂不知退。假寵鬻貴，假，因也。因君之寵，必能鬻其貴。尊其貨

進不遲。所謂知進，所謂不知退。假寵鬻貴，假，因也。因君之寵，必能鬻其貴。尊其貨

朱養和評說
貪嬖之臣難
施顏面

沈鼎新評各
奉其身語
利心酸鼻

賄卑其爵位。未必能貴其爵位。但尊其貨賄而已。進曰輔之退曰不可

進於君則言已能為輔弼。以敗其君皆曰非我。由斯退而私議則曰君不可輔。

不肖故君有敗乃更推過於君云此非我。不仁羣處以攻賢者。小人所忌者君子故

其羣處常有。見賢若貨。其見賢人無敬恭之心。反欲規利若求貨然。見賤

若過。其見賤人無矜恤之心。蕭然不顧若行者之過。貪於貨賄競於酒食不

與善人唯其所事。人有曲而事已與之交也。倨敖不恭不友善士

讒賊與鬪不彌人爭。其人見爭則恣令鬪無彌縫之心。唯趣人詔。有

制命不問可不則向而順之。其言其接諛詔一本作訟。湛面於酒行義不從。從順也。

不修先故變易國常擅創為令迷或其君生奪之政。

管子 卷十一 二十 花齋藏板

生猶奪政。況保貴寵矜。懼寵而矜誇者則保依而貴於死後乎。重春通擅國蠱君上以生奪

政柄下以保矜貴寵。遷損善士。善士則遷改而損棄之。捕援貨人。其所捕引者唯財入則乘等出則黨駢。其貨賄之人與之同

出也。又用貨賄相入。酒食相親。俱亂為君。君若有過

各奉其身。奉身自縻。推過於君也。此亦謂昔者無道之臣桓公

曰善哉。

正言第三十四 闕

短語八

